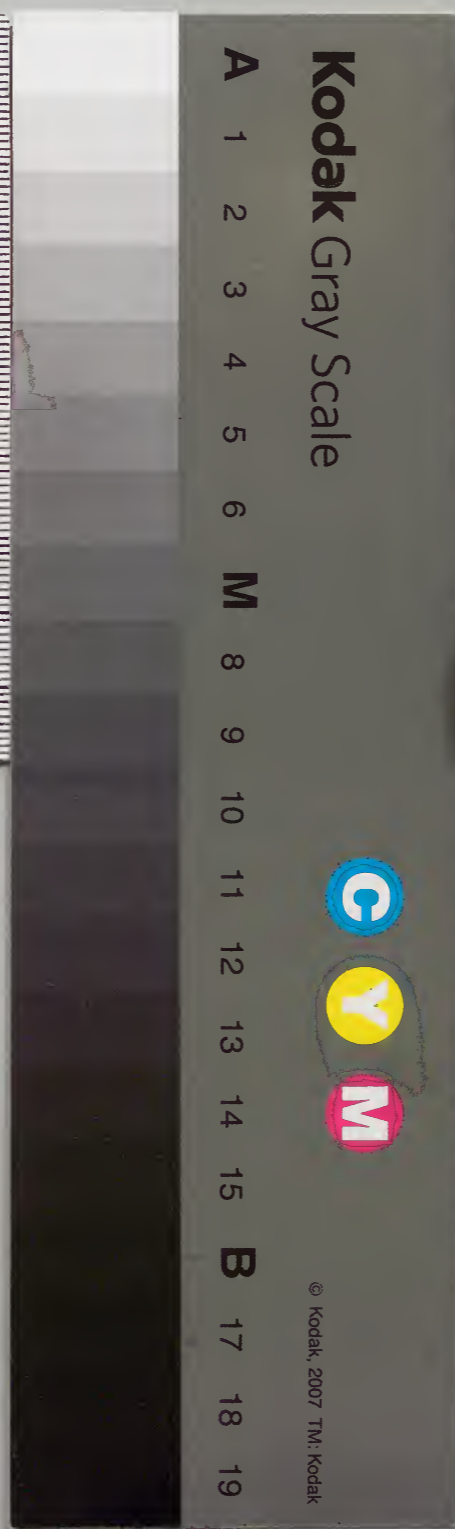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禮記十一

123
J1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9087	
冊數	80(43)		
函號	276	31	



禮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一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中庸第三十

陸曰鄭云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

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

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循治也治而廣

可須與離也可離非道也道猶道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聽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長也。長。道。天命至育焉。正義曰此節明中庸之德必脩道而行謂子思欲明中庸先本於

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老子云道本無名強名之曰道但人自然感生有剛柔好惡或仁

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謂人君在上脩行此道以教於下是脩道之謂教也。注天命至曰教

十三經注疏

禮記五十二 中庸



○正義曰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案易乾錄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云木神則仁者皇氏云東方春天主施生仁亦主施生云金神則義者秋為金主嚴殺義亦果敢斷決也云火神則禮者夏為火主昭物而有分別禮亦主分別云水神則信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云土神則知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義者多知亦所含者衆故云土神則知云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不云命者鄭以通解性命為一故不復言命但性情之義說者不通亦畧言之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波靜時是性動則情是情案左傳云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於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唯人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義禮智信因五常而有六情則性之與情似金與銀印銀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銀印情之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詩序云情動於中是也但感五行在少不可言一故分為九等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者此謂聖人脩行仁義禮知信以為教化道猶善道須臾離棄則身有患害而生也可離非道也者若荒梗塞澀之處是可離棄以非道路之所由猶如凶惡邪僻之行是可離棄以非善道之行故云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者言君子行道先慮其微若微能先慮則必合於道故君子恒常戒慎於其所不睹之處人雖不睹之慮猶戒慎其惡事睹見而肯犯乎故君子恒常戒慎之。恐懼乎其所不聞者言君子懼可知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莫無也言凡在衆人之中猶知所畏及至幽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即恣情於細微之所也。故君子慎其獨也者以其隱微之處恐其罪惡彰顯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獨居言雖曰獨居能謹慎守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言喜怒哀樂樂事而生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中者言喜怒哀樂發而能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至也位正也育生長也言人君所能至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萬物其養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君子之中庸也

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庸常也中為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為中庸也

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為常行是其反中庸也 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

民鮮能久矣 鮮罕也言中庸為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中庸其至矣夫一本作

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

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罕知其味謂愚者所以不及也

之中。知音智下文大知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闕無明君教

知注有知皆同音音笑下同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仲尼至矣夫。正義

仲尼之言廣明中庸之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之道鮮能行之。君子中庸者庸常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此覆說君子中庸之事言君子之為中庸容貌為君子心行而時節

其中謂喜怒哀不過節也故云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此覆說小人反

常亦以為中庸故云小人之中庸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前既言君子小人不同此又歎中

庸之美人寡能久行其中庸之德至極美乎。民鮮能久矣者。但寡能長久而行鮮罕也言中

庸為至美故人罕能久行之。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者此覆說人寡能行中庸之事道之

所以不行者言我知其道之不行所由故云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也。以輕於道故過

之以遠於道故不及。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者言道之所以不明者亦知其所由也。賢者

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道之不行為易故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為難故云賢者過之不

肖者不及是以變知稱賢變愚稱不肖是賢勝於智不肖勝於愚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

也者言飲食易也知味難也猶言人莫不行中庸但鮮能久行之言知之者易行之者難所謂愚

者不能及中庸也案異義云張華辨鮮師曠別薪符明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

鵝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子曰道其不行久矣夫者夫于既傷道之不行又哀悶傷之云時無

明君其道不復行也。注反中至庸也。正義曰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者言用非中以為常是反

中庸故云所行非中庸云亦自以為中庸也解經小人之中庸雖行惡事亦自謂為中庸云其容貌

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解經君子而時中云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為常行者解經小人而無忌

禮記五十一 中庸

憚既無忌憚則不
時節其中庸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邇近也近言而善易以進人察而行之也兩端過與

其德如此乃號為舜舜之言充也。與音疏。子曰至舜乎。正義曰此一經明舜能行之也斯此也

餘下強與皆同好呼報反下同易以政反。疏。先察近言而後至於中庸也。舜其大知也與者既

能包於大道又能察於近言即是大知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端謂頭緒謂知者過之愚

者不及言舜能執持愚知兩端用其中道於民使愚知俱能行之。其斯以為舜乎者斯此也以

其德化如此故號之為舜。注舜之言充也。正義曰案論法云受禪

成功曰舜又云仁義盛明日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舜為充也。子曰人皆曰予知驅

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

月守也 子我也言凡人自謂有知人使之入罟不知辟也自謂擇乎中庸而為之亦不能久行言

其實愚又無恒。罟音古罔之摠名獲胡化反尚書傳云捕獸機檻陷阱沒之陷阱才

性反本或作穿同阱穿地陷獸也說文云穿或。疏。子曰至守也。正義曰此一經明無知之人

為阱字也辟音避注知辟辟害皆同期音基。疏。行中庸之事予我也世之愚人皆自謂言我

有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者此謂無知之人設譬也罟網也獲謂作罟也

陷阱謂坑也穿地為坎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言禽獸被人所驅納於罟網獲陷阱之中而不知

避辟似無知之人為嗜欲所驅罪禍之中而不知辟即下文是也。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者鄭云自謂擇乎中庸而為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也小人自謂選擇中庸而心行亦非

中庸假令偶有中庸亦不能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矣 拳拳奉持之貌。拳音權又起阮反徐。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

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言中庸難為之難。疏。子曰至能也。正義

顏回能行中庸言中庸之難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言顏回選擇中庸而行得

一善事則形貌拳拳然奉持之膺謂膺膺言奉持守於善道弗敢棄失。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

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也。白刃可蹈也者言白刃雖利尚可履蹈而行之。中庸

不可能也言在上諸事雖難猶可為之唯中庸之道不可能也為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中庸難

難也。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

與 言三者所以為強者異也抑辭也而之。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

居之 南方以舒緩為強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校交孝反報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猶席也北方以剛猛為強。故君子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

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抑女之強也流猶移也塞

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矯強貌塞。子路至哉矯。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道

或為色。矯居表反下同倚依彼反徐其蟻反。亦兼中國之強子路問孔子美顏回能擇中

庸言已有強故問之問強中亦兼有中庸否庚氏云問強中之中庸者然此問之亦如論語云子

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之類是也。子曰南

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者抑語助也而之言女也女子路也夫子將答子路之問且先

反問子路言強有多種女今所問問何者之強為南方為北方為中國女所能之強也子路之強

行中國之強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者反問既竟夫子遂為歷解之南

方謂荆陽之南其地多陽氣舒散人情寬緩和柔假令人有無道加已亦不報和柔為君子

之道故云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者衽臥席也金革謂軍戎器

械也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編急故人生剛猛恒好鬪爭故以甲鎧為席寢宿於中至死

不厭非君子所處而強梁者居之然唯云南北不云東西者鄭沖云是必南北互舉蓋與東西俗

同故不言也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此以下皆述中國之強也流移也矯亦強貌也不為南北

之強故性行和合而不流移心行強哉矯然。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者中正獨立而不偏倚

志意強哉矯然。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者若國有道守直不變德行充實志意強哉矯

貌矯然。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者若國之無道守善至死性不改變志意強哉矯然。

注此抑至強貌。正義曰此抑女之強也何以知之上文既說三種之強又見南方之強又見北

方之強唯抑而之強未見故知此經所云者是抑女之強也云流移也者以其性和同必流移隨

物合和而不移亦中庸之德也云國有道不變以趨時者國雖有道不能隨逐物以求榮利今不

改變已志以趨會於時也云矯強。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讀如

貌者矯是壯大之形故云強貌也。禮記五十二 中庸

十二經注疏

禮記五十二 中庸

禮記五十二 中庸

禮記五十二 中庸

禮記五十二 中庸

禮記五十二 中庸

禮記五十二 中庸

禮記五十二 中庸

禮記五十二 中庸

其所係之僚僚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作後世名也弗為之

矣恥之也○僚音素鄉本又作嚮許亮反下皆同倭久委反下同譎音決 君子遵道而行

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廢猶罷也弗能已矣汲汲行道而為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

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言隱者當如此也唯舜為能如 君子之道費而隱言

隱之節也費猶倦也道不費則仕○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

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與讀為贊者皆與之與言匹夫匹婦愚耳亦可以其與有所知可以其能有所行者以其知行之極

也聖人有不能如此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以與音預注皆與之與以其與同好呼報反故與音

餘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尚有所恨焉况於 故君子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也所說

兼行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

天地也○鳶悅專反字又作戴戾力計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

地夫婦謂匹夫匹婦之所 疏子曰至天地○正義曰此一節論夫子雖隱遯之世亦行中庸又明

知所行○造在老反 中庸之道初則起於匹夫匹婦終則偏於天地○素隱行怪後世有

述焉者素鄉也謂無道之世身鄉幽隱之處應須靜默若行怪異之事求立功名使後世有所述

焉○吾弗為之矣者恥之也如此之事我不能為之以其身雖隱遯而名欲彰也○注素讀如攻

城攻其所係之僚○正義曰司馬法文言之身隱而行而後世之名若許由洗耳之屬是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言君子之初既遵循道德而行當須行之終竟今不能終竟猶

如人行於道路半塗而自休廢廢猶罷也○吾弗能已矣已猶止也吾弗能已也君子以隱終始

止言汲汲行道無休已也○注不為時人之隱行○正義曰謂作偽譎求名是也君子以隱終始

時人所知而無悔恨之心如此者非凡人所能唯聖者能然若不能依行中庸者雖隱遯於世不

為人所知則有悔恨之心也○注唯舜為能如此○正義曰知者史記云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

陶於河濱是不見知而不悔○君子之道費而隱注云言可隱之節費猶倦也言君子之人遭值

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言天下之事千

端萬緒或細小之事雖夫婦之愚偶然知其善惡若芻蕘之言可以與知焉○言天下之事千

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以行之至極故也前文據其如此文據其行以其

肖勝於愚也○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者○知之與行之難故此經云夫婦之不肖不

有不能也○注與讀為贊者皆與之與○正義曰士冠禮云其饗冠者贊者皆與謂于與也云舜

好察邇言由此故與者即愚夫愚婦有所識知故也與語助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者憾恨

也言天地至大無物不養無物不覆載於冬寒夏暑人猶有怨恨之猶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

猶怨之是不可備也中庸之道於理為難大小兼包始可以備也○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

者語說也大謂先王之道言君子語說先王之道其事既大天下之人無能勝載之者○語小天

下莫能破焉者○若說細碎小事謂愚不肖事既纖細天下之人無能破之者言事似秋毫小

可分破也○注聖人盡兼行○正義曰謂兼行大小之事小事則愚夫愚婦所知行大事則先王

之道前文云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此云大事聖人兼行之者前云有所不知不能謂於小事不

勝匹夫匹婦耳非謂大事不能也故此云盡兼行之○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者詩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引之者言聖人之德上至於天則鳶飛戾天是翱翔得所聖人

之德下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游泳得所聖人之德上下明察詩本文云鳶飛戾天喻惡人遠

去魚躍于淵喻善人得所此引斷章故與詩義有異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言君子行道

初始造端造端起於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者○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

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言道即不遠於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

睨而視之猶以為遠則法也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為柯近以柯為尺寸之法此法不遠 故君

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言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

願亦勿施於人違猶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

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聖人而曰我未能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

行顧言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聖人之行實過於人有餘不敢盡

爾君子謂眾賢也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慥。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

無入而不自得焉。自謂謂所鄉不失其道。難乃旦反下同。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

不援上。援謂牽持之也。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無怨人無怨

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己音。紀怨於願反又於元反下及注並同。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猶平安

天任命也險謂傾危之道。疏。予曰至微幸。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道去人不遠但行於己

易以政反注同微古堯反。疏。則外能及物道不遠人者言中庸之道不遠離於人身但人能行

之於己則是中庸也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言人為中庸之道當附於人謂人所能行則

己所行可以為道若違離遠則不可施於己又不可行於人則非道也故云人之為道而遠人不

公之詩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則法也言伐柯斫也柯柄長短其法不遠也但執柯斫

而視之猶以為遠言欲行其道於人其法亦不遠但近取法於身何異持柯以伐柯人猶以為遠明

為道之法亦不可以遠即所不願於上無以交於下所不願於下無以事上況是在身外於他人之

處欲以為道何可得乎明行道在於身而求道也。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以道去人不遠言

人有過君子當以人道治此有過之人改而止若人自改而止不須更責不能之事若人不能

則己亦不能是行道在於己也。忠恕違道不遠也忠者內盡於心恕者外不欺物恕於人也付度

其善於人遠去也言身行忠恕則去道不遠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諸於人也他人有一

不善之事施之於己己所不願亦勿施於人亦不願故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言此四者欲

明求之於他人必先行之於己欲求其子以孝道事己已須以孝道事父母故云所求乎子以事父

未能也恐人未能行之夫子聖人猶曰我未能行凡人當勉之無已。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

也譬如已足諸侯欲求於臣以忠事己已當先施恩惠於天子及廟中車尸是全臣道也所求乎朋友

先施之未能也欲求朋友以恩惠施己已當先施恩惠於朋友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庸常也謂

自修己身常以德而行常以言而謹也。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謂己之才行有不足之處庸常也謂

勉而行之。有餘不敢盡謂己之才行有餘於人常持謙退不敢盡其才行以過於人。言願行者

使言不過行恒願視於行。行願言者使行副於言謂恒願視於言也。君子胡不慥慥爾慥慥守

實言行相應之貌胡猶何也既願言行相副君子何得不慥慥然守實言行相應之道也。君子素

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至行乎患難素鄉也鄉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行之事不願行在位外之

事論語云君子思不出其位也鄉富貴之中行道於夷狄夷狄雖陋雖隨其俗而守道不改鄉難患之中行

道於患難而臨危不傾守死於善道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言君子所入之處皆守善道

在上位不陵下此素富貴也若身處富貴依我常正之性不使富貴以陵人若以富貴陵

人是不行富貴之道。在下位不援上者此素貧賤行貧賤之道。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此素夷狄

行夷狄也若身入夷狄夷狄無禮義當自正己而行不得求於彼人則彼人無怨已者論語云言

忠信行篤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難也尤過也責也苟皆應

之患難則亦甘為不得上怨天下九人故論語云不怨天不尤人是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者

易謂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處恒居平安之中以聽待天命也。小人行險以徼幸小人以惡自

居恒行險難傾危之事以徼求榮幸之道。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

其身。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責。曰正樓皮曰鵠。正音征注同鵠古毒反注同正鵠皆鳥

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自從也邇近也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

音婢又如。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

帑。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好

帑。呼報反翕許急反樂音洛下及注同耽丁南反帑音奴子孫也本又作孥同尚書傳毛詩箋

並云子也杜預注左傳云妻子。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謂其教令行。疏。子曰至妻帑。正義

子也應對之應和胡臥反。禮記五十二 中庸

五

五

五

五

五

已身故此一節覆明行道在身之事以射譬之。射有似乎君子者言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道。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者諸於也求責也。正謂實射之候鵠謂大射之侯言射者失於正鵠謂矢不中。正鵠不責他人反鄉自責其身言君子之人失道於外亦反自責於己。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者自從也。邇近也卑下也行之以遠者近之始升之以高者卑之始言以漸至高遠不云近者遠始卑者高始但勤行其道然後能於物而可謂之高遠耳。○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此小雅常棣之篇美文王之詩記人引此者言行道之法自近始猶如詩人之所云欲和遠人先和其妻子兄弟故云妻子好合情意相得如似鼓瑟琴與琴音聲相和也兄弟盡皆翕合情意和樂且復耽之耽之者是相好之甚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者宜善爾之室家愛爾之妻帑帑子也古者謂子孫為帑故甘誓云子則帑戮汝於人則妻子為帑於鳥則鳥尾為帑左傳云以害鳥帑是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謂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室家上和於遠人先和室家故此一經次之父母其順矣乎謂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室家其和順矣乎言中庸之道先使室家和順乃能和順於外即上云道不遠施諸已。子曰鬼神

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音羊傍皇薄剛反謂左右也徐方岡反復徐於愷反又音愛○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格古百反度待洛反注同矧詩忍反注同射音亦厭下同盡子忍反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揜音厭於檢反此夫音扶著張慮反。疏

子曰至此夫。正義曰此一節明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體物而不可遺者體猶生也可猶所也言萬物生而有形體故云體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明猶絜也言鬼神能生養萬物故天下之人齊戒明絜盛飾餘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言鬼神之形狀人想像之如在人之上如在人之左右想見其形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格來也思辭也矧況也射厭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刺時人祭祀懈倦故云神之來至以其無形不可度知恒須恭敬況於祭祀之末可厭倦之乎言不可厭倦也記者引詩明鬼神之所尊敬也。夫微之顯者言鬼神之神氣生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保安也。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音問下令開同。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謂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為之。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讀如文王初載之栽栽猶殖也。培益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殖曰栽築牆立板亦曰栽栽或為茲覆敗也。栽依注音災將才也。培益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殖反注同植也。培蒲回反覆芳伏反載之載並音災本或作哉同。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

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憲憲與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嘉戶嫁反詩本作假音同假嘉也。皇音加善也。憲音顯注同一音如字佑音祐下注同。疏子曰至受命。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德故助也。嘉戶嫁反詩本作假音同假嘉也。皇音加善也。憲音顯注同一音如字佑音祐下注同。疏

子曰至受命。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德故助也。嘉戶嫁反詩本作假音同假嘉也。皇音加善也。憲音顯注同一音如字佑音祐下注同。疏

與毛詩不同故也。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者宜民謂宜養萬民宜人謂宜官人其德如此故受福于天佑也保安也天乃保安佑助命之為天子又申重福之命之義則舜之為也。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作之子述之。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續也。續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壹戎服者。壹用兵

伐殷也。續徐音纂。管反。大音泰。下及注。大王皆同。壹戎衣。依注。衣作殷於巾。武王未受命

反謂一用兵伐殷也。尚書依字讀謂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胄與直救反。下音餘。武王未受命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

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末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紼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

夫士庶人者。謂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

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

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為服。所不臣。乃服之也。承葬祭說。期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

用其尊卑變。未亡過。反追王于況。反注。追王同期音。基注。同組音。祖紼古。子日至一也。

闕反。組紼。大王之父也。亦曰諸。整蓋音。置留反。以上時。掌反。不為服于偽反。正義曰。此一節

明夫子論文。王武王聖德。相承。王有天下。上能追尊。大王王季。因明。天子以下及士。庶人。葬祭。祀

之禮。各隨文解之。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武王父能述成文王之道。故無憂也。武王纘大王

王季文王之緒者。纘。繼也。緒。業也。言武王能纘繼父祖之業。以王天下也。壹戎衣。而有天下者

戎兵也。言一用兵伐殷而勝之也。注。衣讀為殷。正義曰。案尚書。武成云。一戎衣。謂一著戎衣

而滅殷。此云一者。以經。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三人之業。一用滅殷對三人之業。為一耳。由三人

之業。故一身滅之。鄭必以衣為殷者。以十一年。觀兵于孟津。十三年。滅紂。是再著戎服。不得稱一

戎衣。故以衣為殷。故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武王未受命。此美周公之德也。未猶老也。謂武王

年老而受命。平定天下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斯此也。言周公尊崇先公之禮。非

直天子所行。乃下達於諸侯。大夫庶人等。無不尊。尊。皆得。上尊。祖父以已之祿。祭其先人。猶若

周公以成王天子之禮。祀其先公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者。謂父既為大夫。祭

以士。禮既其先人。而云尊之者。欲明以已之祿。祀其先人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若天子諸侯。旁期

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為期。喪。還著大功之服。故云。達乎大夫。若天子諸侯。旁期

之喪。則不為服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謂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達乎天子

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為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

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大子壽卒。叔向云

王。一歲而有三喪。二焉。是包后為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者。諸侯旁親。尊同。則不

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為姑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唯父母之喪。無

受命。十一年。武王觀兵於孟津。白魚入王舟。是也。注。未猶至甲變。正義曰。末猶老也。者。謂文王

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也。云。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案詩。頌閔官云。大王居岐之

陽。實始翦商。是王迹起也。云。先公組紼以上至后稷也。者。組紼。太王之父。一名諸。紼。周本紀云。亞

圍。卒。子太公叔。頌立太公卒。子古。公。宣父立。又世本云。亞圍。雲生太公。組紼。諸。紼。則。叔。頌。組。紼。諸

紼。是一人也。此文云。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則先公之中。包后稷也。故云。組紼以上至后稷也

案。司。服。云。享。先。王。則。衾。冕。先。公。則。驚。冕。以。后。稷。為。周。之。始。祖。裕。祭。於。廟。當。同。先。王。用。衾。則。先。公。無

后。稷。也。故。鄭。注。司。服。云。先。公。不。宿。至。諸。紼。若。四。時。常。祀。唯。后。稷。及。大。王。王。季。之。等。不。得。廣。及。先。公

故。天。保。云。禴。祀。蒸。嘗。于。公。先。王。是。四。時。常。祀。但。有。后。稷。諸。紼。以下。故。鄭。注。天。保。云。先。公。謂。后。稷。至

諸。紼。此。皆。盡。望。經。上。下。釋。義。故。不。同。或。有。至。字。誤。也。云。則。追。王。者。改。葬。之。矣。者。以。太。王。王。季。身。為

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脩謂掃糞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也設之當反糞弗運反本亦作撲亦作拊同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

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序猶次也

大夫士也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蓋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為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

子各舉饌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樂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為坐祭時尊卑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昭穆常通反穆又作繆音同速本又作逮同音代燕於見反注並同別

彼列反共音恭饋其位反解音至長丁文反下謂長同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升也其者其先祖也踐或為饋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

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社祭地神不言后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示讀如真諸河干之真真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親親治

反一本作治國國之要示依注音真之政反易以政反知力音智本亦無力字治之要也治直吏

人之志者人謂先人若文王有志伐紂武王能繼而承之尚書武成曰小子其承厥志是善繼人之

志也善述人之事者也言文王有文德為王基而周公制禮以贊述之故洛誥云考朕昭于刑乃單

文祖德是善述人之事也此是武王周公繼孝之事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者若昭與昭穆與

穆齒是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故文王世子云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

也序事所以辨賢也者序謂薦羞也序謂次序爵謂公卿大夫士也謂祭祀之時公卿大夫各以其爵

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者旅衆也逮及也謂祭未飲酒之時使人一舉

解之後至旅酬之時使卑者二人各舉饌於其長者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為上賤人在先是恩意先及

於賤者故云所以逮賤也案特牲饋食之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獻眾兄弟之後家賓弟子于西階

兄弟弟子于東階各舉饌於其長也弟子等皆是下賤而得舉饌是有事於宗廟之中是其榮也又

制受爵是遠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者言祭末燕時以毛髮為次序是所以序年齒也故注云燕

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為坐祭時尊卑也至燕親親也踐其位行其禮者踐升也謂孝子升其

先祖之位行祭祀之禮也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示讀如真諸河干之真哀公問政子

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板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方策初

革反板音板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敏猶勉也樹謂殖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矣敏或為謀夫政也者蒲盧也

蒲盧螺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

已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蒲盧並如字爾雅云螟蛉蒲盧即今之細齊蜂也一名蠃

蝻音果蠃力果反本亦作蠃音同蜂芳封反字亦作蠃同螟莫瓶反蛉音零已音紀故為政在人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脩身以道

脩道以仁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

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殺色界反徐所例反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

得而治矣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治直吏反一音如字脫音奪重直用反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

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言修身乃知孝知孝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保佑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

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

之者一也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知困而近乎知注言有知皆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

及其知之一也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此達道也長丁丈反已音紀或安而行之或利而

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利謂貪榮名也勉強恥不若人強其兩反注同曰此一節明哀公問

政於孔子孔子答以爲政之道在於取人修身亦明達道有五行之者三今各隨文解之。文武之
政布在方策者言文王武王爲政之道皆布列在於方牘簡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者雖在方策其事
久遠此廣陳爲政之道其人謂賢人舉循行也存謂道德存在也若得其人道德存在則能與行政
教故云舉也。其人亡則其政息者息滅也其人若亡謂道德滅亡不能與舉於政教若位無賢臣
政所以滅絕也。人道敏政者敏勉也言爲人君當勉力行政。地道敏樹者樹殖草木也言爲地
之道亦勉力生殖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地既無心云勉力者以地之生物無倦似若人勉力行
政然也。夫政也者滿虛也滿虛取柔蟲之子以爲己子善爲政者化養他民以爲己民若滿虛然
也。故爲政在人言君行善政則民從之故欲爲善政者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明君欲取賢
人先以脩正己身則賢人至也。修身以道言欲脩正其身先須行於道德也。脩道以仁者言欲
脩道德必須先脩仁義。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者仁謂仁愛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欲親
偶疏人先親已親然後比親及疏故云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宜謂於事得宜即是其義
故云義者宜也若欲於事得宜莫過尊賢故云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者五服
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之衰殺公卿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等禮者所以辨明此上諸事故云禮
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者鄭謂此句應在下章著脫誤重在此耳。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
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言思念修身之道必先以孝爲本故云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
人既思事親不可不先擇友取人也。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欲思擇人必先知天時所佑助也謂
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當捨惡脩善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五者謂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朋友之交皆是人間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故云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言知仁勇
人所常行在身爲德故云天下之達德也。言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五事爲本故云道三者爲
未故云德若行五道必須三德無知不能識其理無仁不能安其事無勇不能果其行故必須三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古今不變也。或生而知之謂天
生自知也。或學而知之謂因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謂臨事有困由學乃知。及其知之一也言
初知之時其事雖別既知之後並皆是知故云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謂無所求爲安靜而
行之。或利而行之謂貪其利益而行之行此五事得其榮名於己無害則利而行之也故論語云
所行成功是一也言皆得成功矣皇氏云所知所行謂上五道三德今謂百行皆然非唯三五而已
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
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言有知有仁有勇乃

知修身則修身以此三者爲基。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下同行皇如字徐下孟反。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

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之諸侯也。子如字徐將吏反下句放此蕃方元反。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

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眩玄通反。疏。子曰至

正義曰前文夫子答哀公爲政須修身知人行五道三德之事此以下夫子更爲哀公廣說修身治
天下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又明修身在於至誠若能至誠所以贊天地勳著龜也博厚配地高明
配天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覆明上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好學近乎知者覆前文或學
而知之蓋能好學無事不覆明上生而知之。力行近乎仁者此則前文或利而行之以其勉力
行善故近乎仁也。知恥近乎勇者覆前文困而知之及勉強而行之以其知自羞恥勤行善事
不避危難故近乎勇也。前經生而知之不覆說者以其生知自然合聖故不須覆說也。凡爲天
下國家有九經者此夫子爲哀公說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論九經之次目也。體
羣臣也者體謂接納言接納羣臣與之同體也。子庶民也者謂子愛庶民也。來百工也者謂
招來百工也。修身則道立者此一經覆說行九經則致其功用也修身則道立者謂脩正其身
不爲邪惡則道德與立也。尊賢則不惑者以賢人輔弼故臨事不惑所謀者善也。敬大臣則
不眩者眩亦惑也以恭敬大臣任使分明故於事不惑前文不惑謀國家大事此云不眩謂謀國
家衆事但所謀之事大小有殊所以異其文。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者羣臣雖賤而君厚接納
之則臣感君恩故爲君死於患難是報禮重也。子庶民則百姓勸子愛也言愛民如子則百姓
勸勉以事上也。來百工則財用足百工興財用也君若賞賚招來之則百工皆自至故國家財
用豐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遠謂蕃國之諸侯四方則蕃國也懷諸侯則齊明盛服非禮
天下畏之懷安撫也君若安撫懷之則諸侯服從兵強土廣故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
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
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也既讀為餼廩庫稍食也棄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齊側皆反去起呂反遠于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稱尺證反朝直通反稟苦報反一音古老反上時掌反齊明至侯也一節說行九經之法。齊明盛服者齊謂整齊明謂嚴明盛服謂正其衣冠是脩身之體也此等非禮不動是所以勸脩身。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者尊其位謂授以大位重其祿謂重多其祿位崇重而已不可任以職事同其好惡所謂慶賞惡謂誅罰言於同姓既有親疎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故不特有所好惡。勸親親也者尊位重祿以勉之同其好惡以勵之是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官盛謂官之盛大有屬臣者當令任使屬臣不可以小廉也言在上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每月試其所作之事又飲食糧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既廩謂飲食糧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厚往謂諸侯還國王者以其材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如此則諸侯歸服故所以懷諸侯也。注尊重至其食。正義曰尊重其祿位者言同姓之親既非賢才但尊重其祿位榮貴之而已不必授以官守也云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也者以既與廩連文又與餼字聲同故讀既為餼稍食者謂稍給之故周禮月終均其稍食是也引稟人職者證其餼廩稱事案周禮夏官稟人掌弓矢之材其職云乘其事乘謂計筭其所為之敗退上謂增益善者則增上其食惡者則減其食故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一謂當豫也哈頭也疾病也人不能病之。哈其却反皇音給行下孟反疚音救頭徐音致。疏 凡為至不窮。

正義曰此一節明前九經之法唯在豫前謀之故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謂豫也。言前定則不跲者案字林云跲躓也躓謂行倒蹶也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也。事前定則不困者困乏也言欲為事之時先須豫前思定則臨事不困。行言定則不疚者疚病也言欲為行之時豫前思定則行不疚病。道前定則不窮者言欲行道之時豫前謀定則道無窮也。注人不能病之。正義曰解經行前定則不疚人若行不豫前定人或不信病害之既前定而後行故人不能病害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二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五十二 惠棟校宋本禮記 正義卷第六十

中庸第三十一

天命之謂性節

脩道之謂教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卷內脩字並同 循性行之是謂道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

若有佔聽之者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 故云之謂性惠棟校宋本作之謂此本 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本 以非道路之所由猶如凶惡閩監毛本同 言人君所能至極中和閩監本同毛本 萬物其養育焉閩監毛本同衛氏

仲尼曰君子中庸節

十三經注疏

禮記五十二校勘記

仲尼至矣夫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符朗為青州刺史衛氏集說亦作符朗閩監本朗誤郎毛本朗字不誤符作符既無忌憚則不時節其中庸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既無忌憚四字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節

子曰至舜乎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舜其大知也與者既能包於大道閩監本同毛本與誤愚於誤容

子曰人皆曰予知節

子曰至守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此謂無知之人設譬也閩監毛本同盧文昭按云謂疑作為穿地為坎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

本坎為嗜欲所驅罪禍之中閩監本惠棟按宋本罪上有入字禍字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入字亦脫禍誤陷

子路問強節

謂犯而不校也各本同毛本校作校

塞猶實也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本實字闕子路至哉矯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陰氣堅急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氏集說同閩監毛

本堅以其性和同必流移隨物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必誤不今不改變已志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改誤解

子曰素隱行怪節

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儻之儻惠棟按宋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如作為衛氏集說亦作讀如疏放此○按敬齊古今註引作如此條

鄭易索作儻乃恥之也惠棟按宋本作恥宋監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恥誤取閩監毛本同疏放此

與讀為贊者皆與之與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為作如

子曰至天地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但知之易行之難故上文云惠棟按宋本行之難下更有知之

冠禮云其饗冠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誤文起於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者作也

子曰道不遠人節

所求乎子各本同毛本于誤于

儻皆讀為素惠棟按宋本作素讀皆為儻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誤倒閩監毛本同

子曰至微幸閩監本同毛本作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忠恕違道不遠也閩監本同毛本也作者夷狄雖陋雖隨其俗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下雖作亦毛本同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節

畫曰正岳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嘉靖本同足利本同閩監毛本畫下有布字衛氏集說同岳本攷證云按正鳥名周禮射人賓射之儀畫布為正是也原本無布字者以凡侯皆布為

之彩畫三分之一不必復言布耳乃省文非脫簡也

辟如行遠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辟作譬宋監本石經同南宋石經同衛氏集說同下辟如同釋文出辟如云音譬下同○按譬正字辟假借字

子曰至妻帑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以上雖行道在於己身閩監毛本同浦鏗按云雖疑言字誤此小雅常棣之篇閩本誤棠衛氏集說亦作常

子曰鬼神之為德節

視之而弗見各本同毛本視誤視

子曰至此夫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金水之鬼終物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鬼說神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節

今時人名草木之殖曰栽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殖作植栽或為茲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嘉靖本茲並作茲考

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受祿于天閩監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于誤於子曰至受命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以不應王錄惠棟

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王作土

子曰無憂者節

子曰至一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是再著戎服閩監本同毛本服作衣一名諸盥惠棟按宋本盥作盥閩本作盥監毛本作盥衛氏集說同

下諸盥並同按當作盥云期之喪達於大夫者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於作于

子曰武王周公節

脩其祖廟閩監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祖誤宗脩謂掃糞也閩監毛本嘉靖本同岳本掃作掃衛氏集說同釋文亦作掃

先祖之遺衣服也閩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毛本遺誤衣

所以遠賤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以逯云本又作遠按東眾古音同十五部若司徒羞牛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羞作奉

子曰至掌乎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哀公問政節

布在方策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策作策

蒲盧螺贏各本同釋文出螺螺云本亦作贏

乃知天命所保佑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保誤府嘉靖本佑作祐

哀公至一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必先知天時所佑助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佑作祐

子曰好學近乎知節惠棟按云子曰好學節宋本分凡為天下國家之下另為一節

子曰至家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所以贊天地動蕃龜也惠棟按宋本同閩本蕃龜也三字關監毛本著龜作鬼神覆前文或學

而知之惠棟按宋本作覆此本覆誤則閩監毛本同下此覆前文或利而行之同若能好學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若作益以其知自羞恥勤

行善事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行善誤勉遇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者惠棟按宋本上體羣臣也者體謂接有正義曰三字體羣臣也者體謂接

納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體羣臣前文不惑謀國家大事宋本謀上有謂字

財用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與作典

齊明盛服節

既廩稱事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廩作稟不誤齊明至侯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謂官之盛大

有屬臣者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臣作官下任使屬臣同故讀既為餼閩監本同毛本餼字闕

禮記注疏卷五十二校勘記

十三經注疏

禮記五十二校勘記

十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三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中庸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君則不得居位治民獲乎上有道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

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言知善

乃能疏在下至身矣。正義曰此明為臣為人皆須誠信於身然後可得之事。在下位不獲乎

行誠疏上者獲得也言人臣處在下位不得於君上之意則不得居位以治民故云民不可得而

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者言臣欲得君上之意先須有道德信著朋友若

道德無信著乎朋友則不得君上之意矣言欲得上意先須信乎朋友也。信乎朋友有道不順

乎親則不信乎朋友矣者言欲行信著於朋友先須有道順乎親若不順乎親則不信乎朋

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者言欲順乎親必須有道反於己身使有至誠若

身不能至誠則不能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者言欲行至誠於身先須有

道明乎善行若不明乎善行則不能至誠乎身矣言明乎善行始能至誠乎身能至誠乎身始能

順乎親順乎親始能信乎朋友信乎朋友始能得君上之意始得居位治民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言

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有大疏誠者至者也。正義曰前經欲明事君者

至誠。中丁仲反又如字。下同。從七容反。須身有至誠此經明至誠之道天之性也

則人當學其至誠之性是上天之道不為而誠不思而得若天之性有發信者四時是天之道誠

之者人之道也者言人能勉力學此至誠是人之道也不學則不得故云人之道。誠者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此覆說上文誠者天之道也。惟聖人能然謂不勉勵而自中當

於善不思慮而自得於善從容間服而自中乎道以聖人性合於天道自然故云聖人也。誠之

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此由身有至誠可以豫知前事此至誠之內是天生至誠亦通學而至誠故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賢人至誠同聖人也言聖人賢人俱有至誠之行天所不欺可知前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者禎祥吉之萌兆祥善也言國家之將興必先有嘉慶善祥也文說禎祥者言人有至誠天地不能隱如文王有至誠招赤雀之瑞也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禎何為本有今異者何謂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尚書祥桑穀共生于朝是惡此經云善何得入國者以吉凶先見者皆曰祥別無義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妖孽謂凶惡之萌兆也妖猶傷也傷甚曰孽謂惡物來為妖傷之微若魯國鸚鵡來巢以為國之傷徵案左傳云地反物為妖說文云衣服歌詠草木之怪為妖禽獸蝗之怪為孽見于著龜孽福謂禎祥兆課來是禍福將至也善必先知之者善謂福也○不善必先知之者不善謂禍也○故至誠如神者言至誠之道先知前事如神之微妙故云至誠如神也注云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為至誠能知者出也○正義曰鄭以聖人君子將興之時或聖人有至誠或賢人有至誠則國之將興禎祥可知而小人愚主由至誠之人生在亂世猶有至誠之使此妖孽為有至誠能知者出也案周語云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時三川皆震為周之惡端是伯陽父有至誠能知周亡也又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莘魏國地名周惠王問內史過史過對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檣杭次於不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鷩鷩鳴於岐山其亡也杜伯射宣王於鎬今號多涼德號必亡也又內史過有至誠之德神為之出是愚主之世以妖孽為至誠能知者出也○誠者自道也而道自道也者言人能有至誠之德則自成其身故云誠者自道也若人有道藝則能自達於己故云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言人有至誠則能與萬物為終始若無至誠則不能成其功若大人無至誠則不能生萬物若小人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物猶事也小人無誠則不能成事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

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言貴誠者非自也

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以誠成己則仁道立以至誠成物則知彌博此五性之所為德也外內所須而合也外內猶上下也知音智注同

故時措之宜也時措言得其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博厚博厚則高明徵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遠所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徵或為徽

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反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

與天地相似可一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言而盡要在至誠

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此言其著誠者至久也○此經明已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者言人有至誠非但自成就已身而已又能成就外物○成已仁也成物知也者若能成就己身則仁道與立故云成已仁也若能成就外物則知力廣遠故云成物知也○性之德也者言誠者是人五性之德則仁義禮知信皆猶至誠而為德故云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者言至誠之行合於外內之道無問外內皆須至誠於人事言之有外有內於萬物言之外內猶上下上謂天下謂地○天體高明故為外地體博厚閉藏故為內也是至誠合大地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措猶用也言至誠者成萬物之性合天地之道故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故注云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故至誠無息○言至誠之德所用皆宜無有止息故能久遠博厚高明以配天地也○不息則久者以其不息故能長久也○久則徵徵驗也以其久行故有徵驗○徵則悠遠者悠長也若事有徵驗則可行長遠也○悠遠則博厚以其德既長遠無所不周故博厚也養物博厚則功業顯著故博厚則高明也○博厚所以載物也以其德博厚所以負載於物○高明所以覆物也以其功業高明所以覆蓋於萬物也○悠久無疆疆窮也言聖人之德既能覆載又能長久行之所以無窮悠久則上經悠遠悠久在博厚高明又須行之悠久故反覆言之○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言聖人之德如此博厚高明悠久不見所為而功業章顯不見動作而萬物改變無所施為而道德成就○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者言聖人之德能同於天地之道欲尋求所由可一句之言而能盡其事理

正由於至誠是壹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言聖人行至誠
接待於物不有差貳以此之故能生殖眾物不可測量故鄭云言多無數也。今夫天斯

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

廣大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

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鼃

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

至誠者以如此乎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夫音扶下同昭章通反注同本亦

作炤同撮七活反華岳戶化戶瓜二反本亦作山嶽洩息列反卷李音權又羌權反范羌反注

同藏才浪反勺徐市若反電音元羅徒河反一音直丹反鯨音交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

本又作蛟龍必列反歌公迥反又公公頂反舊音孔頂反區荒俱反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

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

為文也純亦不已天所以為天文王所以為文皆由行之無已為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

同乎呼奴反慎如字。今夫至不已。正義曰此一節明至誠不已則能從微至著從小至大

一本又作順與音餘。今夫天斯昭昭之多者斯此也昭昭狹小之貌言天初時唯有此昭

昭之多小貌爾故云昭昭之多。今夫地一撮土之多言土之初時唯一撮土之多言多少唯

撮土之多言海而不泄者振收也言地之廣大載五岳而不重振收河海而不漏泄。今夫山一

卷石之多言山之初時唯一卷石之多言多少唯一卷石耳故鄭注云卷猶區也今夫水一勺之多

言水初時多少唯一勺耳此以下皆言為之不已從小至大然天之與地造化之初清濁二氣為

天地分而成二體元初作盤薄穹隆非是以小至大今云昭昭與撮土卷石與勺水者何但山或

壘石為高水或眾流而成大是從微至著因說聖人至誠之功亦是從小至大以今天地體大假

言由小而來以譬至誠非實論也。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一經以上文至誠不已能

從小至大故此經引詩明不已之事所引詩者周頌維天之命文也詩稱維天之命謂四時運行

所為教命穆美也於穆不已者美之不休已也此詩之本文也。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此是孔

子之言記者載之此詩所論蓋說天之所以為天在乎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亦周

頌文王之詩純謂不雜顯謂光明詩人歎之云於乎不光明乎言光明矣文王之德之純謂不已

也言文王德教不有休已與天同功。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亦孔子之言解詩之文也。

純亦不已者言文王之德之純亦如天之不休已故云純亦不已。注易曰君子慎德積小

以高大。正義曰此易升卦之象辭案升卦巽下坤上木生於地中升進之義故為升也。大哉

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音生也峻高大也。優優大哉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言為政在人政由禮

求反倡優也疑本。大哉至疑焉。正義曰此一節明聖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其道不成洋

又作疑魚澄反。洋洋謂道德充滿之貌天下洋洋育生也峻高也言聖人之道高大與山相

似上極于天。優優大哉優優寬裕之貌聖人優優然寬裕其道禮儀三百周禮有三百六十

言三百者舉其成數耳。威儀三千者即儀禮行事之威儀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百。待

其人然後行者言三百三千之禮必待賢人然後施行其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疑成

也古語先有其文今夫子既言三百三千待其賢人始行故引古語證之苟誠也不非也苟誠非

至德之人則聖人至極之道不可成也俗本不作非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

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謂學誠者也

孰矣後時習之謂。故君子至崇禮。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子欲行聖人之道當須勤學前經明

之溫。燁音尋。聖人性之至誠此經明賢人學而至誠也。君子尊德性者謂君子賢人

尊敬此聖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誠也。而道問學者言賢人行道由於問學謂勤學乃致至誠也

本亦作喬音嬌倍音佩默亡北反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保安也○哲涉列反徐

是故至謂與○正義曰此一節明賢人學至誠之道中庸之行若國有道之時盡竭其謀其言足以興成其國與謂發謀出慮○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若無道之時則韜光潛默足以自容其身免於禍害○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大雅丞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言宣王任用仲山甫能顯明其事任且又哲知保安全其已身言中庸之人亦能如此故云其此之謂與子曰愚

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好呼報反下同裁音災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天下所共行也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官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今孔子謂其時雖有

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疏子曰至樂焉○正義曰上經論賢人學至誠商量國之有道無道能或語此之故不敢專制禮樂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此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生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也俗本反下有人字又無如此者三字非也○非天子不議禮○此論禮由天子所行既非天子不得論議禮之是非○不制度謂不敢制法度及國家官室大小高下及車輿也○不考文亦不得考成文章書籍之名也○今天下車同軌者今謂孔子時車同軌覆上不制度書同文覆上不考文行同倫倫道也言人所行之行皆同道理覆上不議禮當孔子時禮壞樂崩家殊國異而云此者欲明已雖有德身無其位不敢造作禮樂故極行而虛已先說以自謙也○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正義曰孔謂孔穴孔穴所出事有多途今唯曉一孔之人不知餘孔通達唯守此一處故云曉

一孔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微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杞音起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三重三王之禮○王于況反又如字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

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君也君雖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徵或為登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徵或為登○繆音謬悖布內反後同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用其法度想思若其將來也○遠如字又于詩曰在彼無惡

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射厭也永長也○射音亦注同蚤音早疏子曰至者也○正義曰以上文孔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天地質諸鬼神使動則為天下之道行則為後世之法故能早有名譽於天下蓋孔子微自明已之意○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徵成也明也孔子言我欲明說夏代之禮須行夏禮之國贊而或之杞雖行夏禮其君暗弱不足贊而成之○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者宋行殷禮故云有宋存焉但宋君暗弱欲其贊明殷禮亦不足成故論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云杞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則杞亦存焉互文見義○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者既祀宋二國不足明已當不復行前代之禮故云吾從周案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禮云云今已也殷人也兩楹莫殯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鄭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為殷周事豈一也如鄭此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行雜用殷禮也○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言為君王有天下者有三種之重焉謂夏殷周三王之禮其事尊重若能行之寡少於過矣○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君也言為君雖有善行無分明徵驗則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下謂臣也言臣所行之事雖有善行而不尊不尊於君則善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故下云徵諸庶民謂行善須有徵驗於庶民也皇氏云無徵謂無符應之徵其義非也○故君子之道者○言

十三經注疏 禮記五十三 中庸 五

偽反見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

可與入德矣 言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直而溫也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

音韻探音貪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明也言聖

人雖隱居其德亦甚明矣疾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己志。君子所

昭本又作昭同之召反又章通反疾九又反避大困反本又作通字亦同愆起處反。君子所

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言君子雖隱

子之容德也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 言君子雖隱

屋漏非有人也况有人乎。相息亮反注同愧本又作媿同九位反女音汝 故君子不動而

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

反假古雅反爭爭鬪之爭注同大平音泰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

鈇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不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

辟音璧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言我歸有明德

者以其不大聲為嚴 仲尼至以色。正義曰此一節明子思申明夫子之德與天地相相堪

厲之色以威我也 以配天地而育萬物傷有聖德無其位也今各隨文解之。仲尼祖述

堯舜者祖始也言仲尼祖述始行堯舜之道也。憲章文武者。憲法也章明也言夫子發明文

武之德。上律天時者律述也言夫子上則述行天時以與言陰陽時候也。下襲水土者襲因

也下則因襲諸侯之事水土所在此言子思贊揚聖祖之德以仲尼修春秋而有此等之事也。

注吾志至之異。正義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者孝經緯文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

倫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云二經固足以明之者此是鄭語言春秋孝經足以顯明先祖述憲章之

事云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者則下文所引公羊云王者孰謂謂文王是也云春秋傳曰至堯舜之知君子

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謂祖述堯舜之事君子曷為為春秋曷何也君子謂孔子傳曰孔

子何為作春秋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者此傳之文答孔子為春秋之意何休云撥亂治

也言欲治於亂世使反歸正道莫近莫過也言餘書莫過於春秋言治亂世者春秋最近之也云

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也云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者未謂終未謂孔子未聖漢之初豈不亦愛樂

堯舜之道與也云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者未謂終未謂孔子未聖漢之初豈不亦愛樂

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漢當秦大亂之後故作撥

亂之法是其事也云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議之也

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八年天王崩謂周襄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議之也

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議之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今遺

毛伯來求金是無求而求也故書以議之彼傳云是子也俗本云子是者誤也云又曰王者孰謂謂

文王也此隱元年公羊傳文案傳云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王道同魯文王可知

也云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何休云待聖漢之王

以為法也云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案合成圖云皇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元命包云諸侯不上

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為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

不能成其化也。五始者元年一也春二也王三也正月四也公即位五也此春秋元年即當堯

麟則當益稷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是也此皆祖述堯舜之事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及七年不

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

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

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意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其公羊穀梁之義各為曲

說今畧而不取也云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者諸夏之事謂諸侯征伐會盟所

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必以俟時而出。溥博如天者言似天無不覆。淵泉如淵言潤澤深厚如川水之流。夫焉有所倚至浩浩其天以前經贊明夫子之德此又云夫子無所偏倚而仁德自然盛大也。倚謂偏有所倚。近言夫子之德普被於人。何有獨倚。近於一人言不特有偏頗也。○肫肫其仁。肫肫懇誠之貌。仁謂施惠。仁厚言及能肫肫然懇誠行此仁厚爾。○淵淵其淵。淵水之貌也。言夫子之德淵淵然若水之深也。○浩浩其天。言夫子之德浩浩盛大其若天也。○注肫肫讀如誦爾。肫肫之忱。○正義曰。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言詩人誦爾厲王。忱然懇誠不已。厲王聽我。藐然而不入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者上經論夫子之德。犬如天。此經論唯至聖乃知夫子之德。苟誠也。固堅固也。言帝誠不堅固。聰明睿聖。遍知曉達。天德者。其誰能識。知夫子之德。故注引公羊傳云。堯舜之知。君子者。言有堯舜之德。乃知夫子之德。凡人不知也。○詩曰。衣錦尚絺。惡其文之著也。以前經論夫子之德。難知。故此經因明君子小人。隱顯不同之事。此詩衛風碩人之篇。美莊姜之詩。言莊姜初嫁。在塗衣著錦衣。為其文之大。著尚著。禪網加於錦衣之上。綱禪也。以單縠為衣。尚以覆錦衣也。索詩本文云。衣錦褻衣。此云尚綱者。斷截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褻裳。又與定本不同。者記人欲明君子謙退。惡其文之彰著。故引詩以結之。○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者章明也。言君子以其道德深遠。謙退初視。未見。故曰闇然。其後明著。故曰日章明也。○小人之德。然而日亡者。若小人好自矜大。故初視時。然以其才藝淺近。後無所取。故曰日益亡。○君子至德矣。此一經明君子之道。察微知著。故能入德。○淡而不厭。者言不媚悅於人。初似淡薄。久而愈敬。無惡可厭也。○簡而文者。性無嗜欲。簡靜才藝。明辨。故有文也。○溫而理。氣性和潤。故溫也。○正直不違。故修理也。○之遠之近。言欲知遠處。必先未察。本遠是近之末。風是所。原。生。五。字。從。來。之。未。也。知。微。之。顯。此。初。時。所。微。之。事。久。乃。適。於。顯。明。微。是。初。端。顯。是。縱。緒。故。鄭。注。云。探。端。知。緒。可。與。入。德。矣。○言。君。子。或。探。未。以。知。本。或。睹。本。而。知。未。察。微。知。著。終。始。皆。知。故。可。以。入。聖。人。之。德。矣。○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明君子雖隱其身。隱其德。昭著所引者。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詩之本文。以幽王無道。喻賢人君子雖隱其身。德亦甚明。著不能免。禍害猶如魚伏於水。亦甚著。見於人。探捕記者。斷章取義。言賢人君子雖隱其身。藏隱猶如魚伏於水。其道德亦甚彰矣。○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者。疾。病。也。言。君。子。雖。不。遇。世。內。自。省。身。不。有。愆。病。則。亦。不。損。害。於。己。志。言。守。志。彌。堅。固。也。○注。孔。甚。也。○正義曰。爾雅釋言。○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言稱王。朝小人。不敬鬼神。瞻視女在廟堂之中。猶尚不愧於屋漏之神。記者引之。斷章取義。言君子之人在室之中。屋漏雖無人之處。不敢為非。猶懼懼于屋漏之神。况有人之處。君子懼懼可知也。言君子雖獨居。常能恭敬。○注。言。君。子。至。人。乎。○正義曰。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者。爾。雅。釋。宮。文。以。戶。明。漏。照。其。處。故。稱。屋。漏。屋。漏。非。有。人。者。言。人。之。所。居。多。近。於。戶。屋。漏。深。遠。之。處。非。人。所。居。故。云。無。有。人。也。云。况。有。人。乎。者。言。無。人。之。處。尚。不。愧。之。况。有。人。之。處。不。愧。之。可。知。也。言。君。子。無。問。有。人。無。人。恒。能。畏。懼。也。○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以。君。子。敬。懼。如。是。故。不。動。而。民。敬。之。不。言。而。民。信。之。○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商頌烈祖之篇。美成湯之詩。詩本文云。驥假無言。此云奏假。者。與。詩。反。異。也。假。大。也。言。祭。成。湯。之。時。奏。此。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無。有。諠。譁。之。言。所以。然。者。時。既。太。平。無。有。爭。訟。之。事。故。無。言。也。引。君。子。不。言。而。信。○注。假。大。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以。道。德。顯。著。故。天。下。百。辟。諸。侯。皆。刑。法。之。引。之。者。證。君。子。之。德。猶。若。文。王。其。德。顯。明。在。外。明。衆。人。皆。刑。法。之。○注。辟。君。也。○正義曰。爾雅釋言。詩云。予懷明德。不聲於外。此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詩。予我也。懷歸也。言天謂文王曰。我歸就爾之明德。所以歸之者。以文王不大作音。聲。以。為。嚴。厲。之。色。故。歸。之。記。者。引。之。證。君。子。亦。不。作。大。音。聲。以。為。嚴。厲。之。色。與。文。王。同。也。○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輶。輕。也。言。化。民。常。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倫。猶。比。也。載。讀。曰。裁。謂。生。物。也。言。毛。雖。輕。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載。依。注。讀。曰。裁。音。災。生。也。詩音。再。比。必。覆。反。下。同。或。音。○疏。予。曰。至。矣。○正義曰。此一節。是。夫。子。之。毗。志。反。又。必。利。反。皆。非。也。重。直。勇。反。又。直。容。反。○疏。予。曰。至。矣。○正義曰。此一節。是。夫。子。之。子。舊。語。聲。色。之。事。以。接。之。言。化。民。之。法。當。以。德。為。本。不。用。聲。色。以。化。民。也。若。用。聲。色。化。民。是。其。未。事。故。云。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者。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輶。輕。也。言。用。德。化。民。舉。行。甚。易。其。輕。如。毛。也。○毛。猶。有。倫。倫。比。也。既。引。詩。文。德。輶。如。毛。又。言。德。之。至。極。本。自。無。體。何。直。如。毛。毛。雖。細。物。猶。有。形。體。可。比。並。故。云。毛。猶。有。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載。生。也。言。天。之。生。物。無。音。聲。無。臭。氣。寂。然。無。象。而。物。自。生。言。聖。人。用。德。化。民。亦。無。音。聲。亦。無。臭。氣。而。人。自。化。是。聖。人。之。德。至。極。與。天。地。同。此。二。句。是。大。雅。文。王。之。詩。美。文。王。之。德。不。言。詩。云。者。孔。子。略。而。不。言。直。取。詩。之。文。爾。此。亦。斷。章。取。義。○注。載。讀。至。後。善。○正義曰。案。文。以。載。為。事。此。讀。為。裁。者。言。其。生。物。故。讀。載。為。裁。也。云。毛。雖。輕。尚。有。所。比。則。有。重。言。毛。雖。輕。物。尚。有。形。體。以。他。物。來。比。有。可。比。之。形。則。是。有。重。如。神。淵。淵。浩。浩。則。上。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是。也。

中庸

在下位不獲乎上節

在下至身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誠者天之道也節

誠者至者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至誠補案至字誤重

自誠明謂之性節

自誠至誠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之教惠棟按宋本作使然此本使然二字闕監毛本使然誤而致

學惠棟按宋本作習此本習字闕監毛本習誤勉

其次致曲節

其次至能化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節

必有妖孽闕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亦作孽惠棟按宋本孽作孽宋監本岳本同監本誤作孽注疏放此

誤

至誠至如神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誠者自成也節惠棟按云誠者節宋本分誠者物之終始至誠之為貴為一節博厚至生物不

測為一節天地之道合下今夫天節為一節

有道藝所以自道達闕本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上道誤造

可壹言而盡也惠棟按宋本石經同南宋石經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壹作一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壹作

壹作

誠者至久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又須行之長久惠棟按宋本作長衛氏集說同此本長作悠閩監毛本同

者字此本者誤

今夫天節

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惠棟按宋本宋監本石經南宋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並同閩監毛本厚誤大

龍鬣蛟龍魚鼈生焉石經南宋石經岳本宋監本同閩監毛本鮫作蛟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亦作鮫釋文出鮫龍云本又作蛟毛本鼈誤驚

本由撮土惠棟按宋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由作起

本從一勻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從一由皆合少成多自誤言天地山川積孫志祖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九字闕

惟天之命惠棟按宋本石經南宋石經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惟作維衛氏集說同按詩考列之詩異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並作惟天疏天所以為天惠棟按宋本宋監本毛本岳本同嘉靖本閩監本五字關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惠棟按宋本宋監本毛本並作惟天疏

惟天疏惠棟按宋本宋監本毛本岳本同嘉靖本閩監本五字關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惠棟按宋本宋監本毛本並作惟天疏

說同閩監本地山惠棟按宋本宋監本毛本岳本同嘉靖本閩監本五字關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惠棟按宋本宋監本毛本並作惟天疏

川之云也六字關惠棟按宋本宋監本毛本岳本同嘉靖本閩監本五字關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惠棟按宋本宋監本毛本並作惟天疏

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亦作慎釋文出慎德云一本又作順孫志祖按云按易卦巽下坤上順德坤德也作順則於卦義不切詩應侯順德鄭箋亦引易曰君子以順德可証康成本作順矣積小以成高大今夫至不已惠棟按宋本明至誠不已則能從微至著從小至大同閩監毛本

能從微至著誤昭昭狹小之貌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故云昭昭之多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本之多二字作三空關

聖人至誠亦昭昭狹小之貌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故云昭昭之多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本之多二字作三空關

言土之初時閩監毛本同惠棟言多少唯一撮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載五岳不為重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

閩監毛本作載此以下皆言為之不已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清濁二氣為天地分而成二體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

華嶽而不重此以下皆言為之不已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清濁二氣為天地分而成二體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

本同閩監毛本天水或眾流而成大是從微至著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注易曰君子慎德

地分而四字關水或眾流而成大是從微至著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注易曰君子慎德

毛本同閩監本注字關

大哉聖人之道節

育生也峻高大也毛本岳本衛氏集說宋監本惠棟按宋本

待其人然後行石經南宋石經岳本宋監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然作而石經考文提要云按禮記集說曲禮篇引呂大臨說仲尼燕居篇引方慤說此篇引楊時譚維寅晏光說俱作然後行宋大字本宋本九經言為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惠棟按宋本毛本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然後

同閩監本言為成也此一節明聖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其道不成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關人之道高大苟非至

四字存餘九字並關此一節明聖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其道不成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關人之道高大苟非至

德其十字誤衍十二空關天下洋洋然育生也峻高也言聖人之道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然字

也峻高也言聖十二字止空上極于天。優優大哉優優寬裕之貌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關天

十一關閩本聖字有空十關禮儀三百者周禮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者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關三百

行十一空關毛本禮儀三百者周禮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者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關三百

天字有空十關禮儀三百者周禮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者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關三百

威儀三千者即儀禮行事之威儀儀禮儀禮行事之威儀九字衍十空關○待其人然後行者

言三百三千之禮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然後施行其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關夫于既言三百三千待

日苟不至德至道十衍十一空關今夫子既言三百三千待其賢人關夫于既言三百三千待

其賢十苟誠也不非也苟誠非至德之人則聖人至極之道不可成也俗本不作非也惠棟按宋

一字禮記正義卷第六十終記云凡三十七頁

毛本關十一字○又惠棟按宋本此下標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終記云凡三十七頁

故君子尊德性節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

學誠者也廣大猶博厚也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故君至崇禮惠棟按宋

字此一經明君子欲行聖人之道明君子欲行聖人之九字關前經明聖人性之至誠此經明

賢人學而至誠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前經明聖人性之至誠此經明

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前經明聖人性之至誠此經明

此聖人道德之性自十一字關言賢人行道由於問學謂勤學乃致至誠也惠棟按宋本同

由於問學謂勤言無微不至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言賢人由學極盡惠棟按宋本同閩監

學乃十字關言無微不至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言賢人由學極盡惠棟按宋本同閩監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四

表記第三十二

陸曰鄭云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也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此孔子行應聘請侯莫能用已心厭

倦之辭也矜請自尊大也厲謂嚴顏色疏子言至而信。正義曰此一篇摠論君子及小人

矜居陵反應應對之應已音紀厭於豔反疏為行之本并論虞夏殷周質文之異又論為臣事

君之道各依文解之稱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

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檢上下體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

於此一節是孔子應聘請國莫能用已心有厭倦而為此辭託之君子所以自明其德。歸乎者

著故云隱而顯也。不矜而莊者矜謂自尊大莊敬也言不自尊大而人尊敬也。不厲而威者

常行仁義道德不自嚴厲而人威服也。不言而信者不須出言而人體信以其積德成通故所致

如此此皆夫子自道已德而然但假諸君子。注此孔至辭也。正義曰知此是應聘請侯莫能

用已心厭倦之辭者以發首云歸乎是從他國欲歸於魯猶若論語云子在陳稱歸與歸與吾黨

之小子云是其不用而辭歸也。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

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甫刑曰敬忌而

罔有擇言在躬甫刑尚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子曰至在躬。正義曰此一經廣

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明君子之德亦夫子竊自言也不

失足於人者足容重不失此足之容儀而作夸毗進退於眾人也。不失色於人者色容須矜莊

不失此色之容儀而作遷條戚施於眾人也。不失口於人者口容須安止不失此口之容儀而

作詔私曲媚於眾人也。是故至足信也此皆覆結上文。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者甫

刑尚書篇名呂刑也甫侯為穆王說刑故稱甫刑忌戒也罔無也言已外貌恭敬心能戒忌而無

有可擇去之言在於躬也今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甫刑以結之證君子無。子曰楊襲之

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漬也不相因者以其或以楊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以襲為敬

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楊為敬受享是也。楊襲思歷

反下音習母音無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曰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樂音洛注同又音岳。疏子曰至以倦。正義曰以前朝直還反下注朝聘同卷本又作勃其眷反別彼列反已音以。經云君子貌足畏色足憚故

此經云母相漬即是可憚之事也。初禮之不相因也者行禮之時禮不盛者則露見。初禮盛之時則重襲上服是行禮初盛則襲衣禮不盛則褻衣是褻衣不相因也。若始末恒褻襲是相因也

其行禮之時或初襲而後褻或初褻而後襲所以然者欲使人民無相褻漬使禮相變革也。注禮盛至是也。正義曰案聘禮賓初行聘時則襲故聘禮云賓襲執圭是也。至聘訖受享之時賓

謁奉束帛加璧行享聘為禮盛故襲享為禮不盛故褻聘時有玉故云執玉也。玉藻曰執玉龜襲故云之屬也。案行享執璧亦是玉於時褻衣而云以襲執玉龜者但享時雖執璧以璧致享此

聘時執玉為輕故享雖有璧而褻也。又宣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褻而執圭以受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之與介亦褻襲不相因故聘禮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是也。則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正義曰以前經母相漬故此經明行敬之時不可以樂倦也。極盡也。言祭祀極盡於敬不可以終未繼之以樂而不敢言朝禮極盡於分別政事

不可以終未繼之以解倦而不分別也。注祭義至必。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

哀。正義曰引之者證明此經不可繼之以樂之事也。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

恭以遠恥。篤厚也。揜猶困迫也。辟。子曰至遠恥。正義曰慎以辟禍者言君子恒須謹慎

君子篤厚行於善道不使揜而困迫。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偷猶放恣也。言

或為褻。日強上人實反下同。其良。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僂焉

反肆音四偷他侯反注同。恣下同。其良。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僂焉

死無時。僂徐在鑑反又仕鑑反。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

敬也。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狎於無敬心也。狎

反伏時世反。疏子曰至畏也。正義曰此經又廣明恭敬之事言君子之人恒能莊敬故德業

又時設反。日強。安肆日偷者肆謂放恣偷謂苟且言小人安樂放恣則其情性日為苟

且經不云小人文不具也。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僂焉

常行善道不以一日之間使其身僂焉可輕。如小人不能終竟一日也。言不得長久也。若小人

恒為無禮使其身可輕。賤死期促近不能終竟一日也。注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正

義曰知者以其經云擇日月以見君若朝廷之臣則每日朝君何得云擇日月據此故知邑竟或

擇日出使在外或食邑別都見君之時須擇日月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正義曰前經

明君子恒能行恭敬此明小人唯好狎侮言小人遞相輕狎侮慢相侵雖有死焉禍害而不知畏

懼也。以其伏於無敬心故也。言敬為無恭敬。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

之心好相狎侮故至於死焉而不知畏懼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

民之毋相褻也。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易曰初筮

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瀆之言褻也。筮市制。子曰至不告。正義曰前明小人狎侮

不相接者言朝聘會聚之時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若無言辭則不得相交接也。無禮不相見者

禮謂贊幣也。贊幣所以示已情若無贊幣之禮不得相見所以然者欲民之無相褻瀆也。易曰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者此易蒙卦辭。蒙卦坎下艮上艮為山坎為水山下出泉是物之蒙昧

童蒙之象也。筮問也。言童蒙初來問師師則告之若再三來問是為褻瀆問既褻瀆則不復告

之引者證無相。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

也。報謂禮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懲謂創艾也。

禮尚往來。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懲謂創艾也。

初克反又初良反又或又。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讎猶答也。大甲曰民非后無

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

音壁。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寬猶愛也。愛

禮之正也。仁亦當言民聲之誤。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

其仁末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也道者義也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攻攻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道有至義依注讀為道有至有義王于況反脫音奪

種是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者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仁者安仁者此明三者可知之事若天性仁者非關利害而安仁也知者利仁者

有長短小大中心憊恒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

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人也

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農芳弓反。芭音起。詒以之。反。丞之。承反。數色。圭反。拘本亦作。苟。權音計。遺于季反。下同。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

後終身之仁也。

何暇憂我後之人乎。我今毛詩作我躬閱首悅。自此以下至不稱其服。

更廣明仁義之道。又顯中心外貌。內外相稱。故更稱子言之。仁有數者。行仁之道。有度數多少。也。義有長短。小大者。言義之為體。有長有短。有小有大。言仁有數。則義亦有數。義言長短。小大。則仁亦有長短。小大。互言之也。若天性仁義者。則其數長而大。若強取仁義而行者。則其數短而小。小長謂國祚久遠。大謂覆養廣多。短謂世位淺促。小謂所施狹近也。中心懽懽。愛人之仁也。此明性有仁者。以天性自仁。故中心懽懽。憐傷。憐愛於人。故云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此明取仁者。率循也。資取也。率循善法。自強行之。非是。天性直取仁道行之者也。詩云。豐水有芭。武王豈不仕者。證天性之仁。其數長所引。詩者。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德。言豐水自然有芭。喻武王之身。自然有天下之事。故云武王豈不仕之。言事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猶如豐水。豈無此芭乎。詒厥孫謀。者。詒遺也。厥其也。孫謂子孫。謀謂善謀。言武王能遺其子孫。以美善之謀。謂伐紂定天下。以王業遺於子孫。以燕翼子者。燕安也。翼助也。言武王能安助其子孫也。武王豈不為君之德哉。數世之仁者。以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是仁之所及其數長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此引國風者。明取仁義者。其數短也。所引詩者。是抑風谷風之篇。婦人被夫棄。絕初憂。子孫困苦。還自悔之云。我今不閱。閱容也。言我今尚不能自容。被夫放棄。皇恤我後者。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何閒暇。能憂我後世。子孫之人乎。引之者。證取仁而行者。唯在我當身之主。何暇能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唯望終竟一身。是其數短也。前文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仁義並言。此獨說仁者。以仁事為重。故舉仁言之。則其義可知也。注芭。拘至之也。正義曰。芭。拘。權。爾雅釋木。文孫炎云。則今拘芭也。云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者。孫謂子孫也。言以安翼其子孫。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其長行之也。與此垂者。引詩斷章。此經云。數世之仁。故以為子孫而翼成之也。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取數多。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勝音升。數色。住反。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此方耳。度待洛反。注同。候魚起反。中丁仲反。子曰。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為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

行行止。

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賢聖也。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有孳孳。斃

而後已。

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斃。仆也。好呼報反。下同。鄉。許亮反。音以罷音皮。頓如字。又徒困反。一本作俛音勉。本或作僂。非也。斃音幣。仆也。本又作幣。已復扶。又反。卜蒲北反。又音赴。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言仁道不成人。故

仁者之過易辭也。

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為甚矣。唯聖人無過。易以或反。下同。解古買反。徐又音蟹。子曰。恭近禮。儉

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

言罕以此失之。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病。愧謂罪咎之。咎其九反。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

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核讀如和。汜。移之。核。移也。同。徐又怡者。反。一音以元反。汜。芳劼反。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

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

核讀如和。汜。移之。核。移也。同。徐又怡者。反。一音以元反。汜。芳劼反。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

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

言罕以此失之。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病。愧謂罪咎之。咎其九反。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

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核讀如和。汜。移之。核。移也。同。徐又怡者。反。一音以元反。汜。芳劼反。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

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

言罕以此失之。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病。愧謂罪咎之。咎其九反。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

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核讀如和。汜。移之。核。移也。同。徐又怡者。反。一音以元反。汜。芳劼反。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

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

言罕以此失之。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病。愧謂罪咎之。咎其九反。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

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核讀如和。汜。移之。核。移也。同。徐又怡者。反。一音以元反。汜。芳劼反。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

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

言罕以此失之。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病。愧謂罪咎之。咎其九反。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

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核讀如和。汜。移之。核。移也。同。徐又怡者。反。一音以元反。汜。芳劼反。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

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

言罕以此失之。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病。愧謂罪咎之。咎其九反。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

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核讀如和。汜。移之。核。移也。同。徐又怡者。反。一音以元反。汜。芳劼反。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

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

言罕以此失之。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病。愧謂罪咎之。咎其九反。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

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核讀如和。汜。移之。核。移也。同。徐又怡者。反。一音以元反。汜。芳劼反。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

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

言罕以此失之。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病。愧謂罪咎之。咎其九反。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

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核讀如和。汜。移之。核。移也。同。徐又怡者。反。一音以元反。汜。芳劼反。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

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

言罕以此失之。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病。愧謂罪咎之。咎其九反。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

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核讀如和。汜。移之。核。移也。同。徐又怡者。反。一音以元反。汜。芳劼反。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

人也。補。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

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遂猶成也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

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無其行謂不行其德是故君子衰經

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言色稱其服也。衰七雷詩反經田節反冑直又反。

云惟鵝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鵝胡鵝也。胡音濁。泥水之中在魚原以不濡其翼為才如君子以

稱其服為有德。鵝音啼。鵝胡音徒。分反。一名淘河濡而朱反。疏。子曰至其服。此一節廣

記徐紀吏反汚澤一音烏下又作洿一音化故反濡汚辱之汚。明仁故言子曰。仁之為

器重者仁是愛養非賢聖不能行故言為器重。其為道遠者以廣博。覆物是為道廣遠也。中論

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據凡庸於仁不能勝致也。取數多者仁也。言於萬種善事之中論

利益於物取數最多者是仁也。言仁思於善事之中利益最多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言仁

為愛養行之不易故勉力行仁者不亦難乎。言其難也。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者義宜

也。言在上君子以先王之義。儼度於人欲使人必行先王成法則難。可為人言人難於古法也

。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望比也。言以今世人道比望於古人能合於今世事者則是賢

人也。若不能合於今世事者則非賢人也。故云則賢者可知已矣。矣語助也。此明仁道不可以

古義責人當以時事儼人是仁恩之心。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人而已矣。言中心安靜行仁

是天性仁者天下之間唯一人而已矣。言少也。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引詩大

雅。悉民之篇以明行仁者少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詩美宣王之大臣仲山甫也。輶輕也。鮮罕也

。克能也。言德之輕易舉如毛然。民尚以為重。罕能舉而行之也。我儀圖之者儀圖也。圖謀也。詩人

言我與倫匹共圖謀能舉行之也。唯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者愛助之者愛惜也。唯有仲山甫能舉行

其德可惜乎。無人能助行之者記人引此者證中心安仁者少亦無人能行之言賢者少也。注

輔輕也。圖謀也。正義曰輶輕也。爾雅釋言文圖謀也。釋詁文。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止者

此小雅刺幽王之詩。車牽之篇言幽王若能脩德如高山則天下之人瞻仰之若幽王有景明之

行則天下之人仰行之引之者證古昔賢聖能行仁道則後世之人瞻仰慕行也。子曰詩之好

仁如此者言高山景行瞻仰慕行是好愛仁德如此之甚也。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者言好仁之

甚鄉仁道而行在於中道力之罷極而始休廢之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言行仁

仁道不成無所依恃。民人由此不得其志。意之所好多有禍害。若仁道成人皆得所願也。故仁者

之過易辭也。者以仁是善行。故仁者有過其惡不甚易可以言辭解說也。此謂取仁行者故有過

耳。其聖人天性仁者全無過也。子曰恭近禮主於敬。恭近於禮。儉近仁者。仁者不費。用無過

於物。故近仁也。信近情者。信謂言語信實。故近情也。夫恭寡過者。恒能恭敬。故寡於過也。

○情可信者。以情示人。故可信也。○儉易容也。者以儉則寡求。故易容也。○詩云溫溫恭人。惟德

之基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言顏色溫溫。和柔恭敬之人。惟能為德之基也。引之者。結上

文恭近其過。寡少是為德之基也。○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病人者。謂不以己之所能。使他人

必能若他人。不能則為困病。是不以所能之事。病困於人也。○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者謂他人

人力所不能。必欲使之能行。若他人之所不能。則以為愧。故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者謂他人

若能如此。亦仁者之行也。○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者。言聖人之制法立行。不造制以己

之所能。謂不將己之所能。以為制法。恐凡人不能行也。○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者。既以

制以己之所能。但制以中人之行。使民有所勸勉。不能者。自愧。愧恥以行。其言者。既以

行之。聖人之言也。○衣服以移之者。言聖人用中禮而作法。故制以禮。信容貌又用衣服。移大之

使之尊嚴也。○朋友以極之者。謂朋友相勸。勵以極致於道也。○欲民之有壹也。者。壹謂專壹於

善道。所以為此教化者。欲使民人專心壹意於善道也。○小雅曰不愧于天。引之者。言人之行當須

人斯之篇。是蘇公刺責暴公。暴公譏諍於已。是不愧於人。不畏懼於天。引之者。言人之行當須

愧於人。畏於天也。○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者。遂猶成也。實猶充也。言君子既成其文辭。則當

充實之。以君子之德也。○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者。德在於內。行接於外。內既有德。當須以德行

於外。以接於人。民若有德。無行。是君子所恥。故云恥有其德而無其行也。○詩云惟鵝在梁。不濡

其翼者。此詩曹風。候人之篇。刺曹共公之詩。鵝是污澤也。言鵝在魚梁之上。能不濡其翼。以其

為善猶如君子。在朝能稱其服。亦為善。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者。記是語。辭言彼曹朝小人之子

內無其德。不能稱可其在。外之服。引之者。以前經言君子內外皆須相稱。故引此詩。結之。○注鵝

鵝至有德。正義曰鵝污澤。爾雅釋鳥。文郭景純云。今之鵝。鵝也。好羣飛。沈於水。食魚。故名。污澤

俗呼之為淘河也。云以不濡其翼。為才者。言凡鳥居水中。必濡濕其翼。今鵝鵝在水中。獨能不

濡其翼故為才案詩注云鷦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也猶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垂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故所注不同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桑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

以輔事於天子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桑盛音咨杜預云黍稷曰稌在器曰盛秬音巨黑黍也秬亮反香酒也子曰下之事

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庇必利反徐方至

反又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

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求以事君者

欲成其忠也言不易道微利也○易音亦微古堯反詩云莫莫葛藟施

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凱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修德以俟之不為回邪之行要之如葛藟之延蔓於條枚是其性也○藟音諫力

水反施以豉反條枚云回反毛詩傳云枝曰條幹曰枚凱本亦作愷又作豈同開待反後放此弟如字本又作悌音同注及下皆同樂音洛下同易以豉反下同邪似嗟反曲也行下孟反下至下

皆同要一遙反蔓音萬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

心言此德當不回也○與音餘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也曠至也言述行上帝德以至於多福也○聿尹必反謂主于況反子曰先王諡以尊

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諡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

聲譽雖有衆多者足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諡耳在上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

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循率

也行過不復循行猶不循也○下戶嫁反復扶又反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言謙者所以成行立德子曰后

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為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唯欲行之

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亦言其謙也韓仁聖之名云自便言於此事之人○正義曰此

一節明天子以下各有其事又明舜禹文王周公之德皆能上事天帝下庇四方事與於上故記

有事於天子案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祿此祭上帝者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子是貴賤者

鬱鬱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稷鬱鬱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鬱謂為

之以芬芳調暢故言和鬱故得以上帝大宗伯云滫玉鬯者謂享大鬼也檇檇詩云奉璋峨峨

者謂據祭宗廟也故與此不同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君子有仁德至誠之君子言君子

既有庇民大德又自謙退不敢有君民之心是仁愛深厚以此之故君子恭敬節儉以求施為仁

道也役為也言以此求施為仁道也○信讓以求役禮者謂信實退讓以求施為於禮也○得之

自是不得自是者得之謂得利祿也言雖得利祿自行其為是之道若不得利祿亦自行其為是

之道言不問得之與失恒行其是而不行非也○以聽天命者言不苟易其道也○詩云莫莫葛

藟施于條枚者此詩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言文王之興依約先祖莫莫然如葛藟之蔓草

延施于條枚之木猶如子孫之興亦由先祖而德盛也○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者凱樂也弟易也

言大王季樂易之君子求福不為回邪之行引之者證君子以聽天命雖求福不為邪僻之行

行今以為葛藟施於條枚是其性也君子求福不為回邪亦是其性引斷章取義故與詩文不同

也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者此是凱弟君子求福不回邪之謂與其雖有庇民之大德恒有

事君之小心常能畏懼是不回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此詩大雅

大明之篇美文王之詩言文王小心翼翼以昭明德尊事上帝聿述也懷至也言文王述行上

帝之德以受衆多之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者其德不有回邪故受四方衆國為天子也引之

者證上求福不回也○子曰先王諡以尊名○以前經論君子求福不回此一節廣明君子名行

相副甲已尊人之義○諡以尊名者諡謂諡號名謂聲譽言人身死之後累列生時之行跡作諡

號者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可得傳於後世○節以一惠者言為諡之時善行雖多但限節以一箇

善惠以為諡也○恥名之浮於行也者所以善行既多但取一事為諡者恥善名之多浮過於行

忠行不副於名所以減衆書之名但取一事之善為諡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

以不大尚者以求處情實不欲虛為矯節也。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者率循也。若有過失之行不復循而行之即脩改以求處其仁厚之道過失即改以求處其厚也。注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至踰行所恥。正義曰上一是齊一。下是數之一二也。今經文為大一之字。鄭恐是均同之理。故讀為小。一取一善名而為益耳。云在上曰浮者言物在水上稱浮如浮雲云。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者言君子之人唯寢默勤行成功不自彰伐若使聲譽踰越於行是君子所恥也。子曰後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以上經君子取名浮於行。故此經名後稷證名不可過行也。言後稷雖有大業不自謂聖人而稱便人。後稷天下之為烈者言後稷周之始祖有播殖之功烈業也。言天下之人並將為業。豈一手一足哉。言後稷之功豈止一人之手一人之足而用之哉。言用之者多天下皆是也。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子言之君便人者言後稷唯欲得實行過於虛名。故自謂便於稼穡之人不自謂已之仁聖也。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母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親已如父母。強其長反徐

其兩反說音。疏。予言至此乎。正義曰此以下至不勝其文更廣明仁道又顯尊親之異。并論悅母荒音無。疏。虞夏商周質文不等。今各隨文解之。仁者其難乎。言行仁之道其甚難乎。為之不易。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言仁道為難。若有仁行可以為民之父母。此詩大雅洞酌之篇。戒成王之詩也。凱樂也。弟易也。言使民樂易之君子則得為民之父母。言不易也。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孔子既引詩又釋凱弟之義。凱樂也。言君子初以仁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強不息。是凱以強教之。弟謂遜弟。言以遜弟之道。下化於民。皆說豫而康安。是弟以說安之也。樂而母荒有禮而親者。樂失於荒。禮失於疏。言明君教下為樂。而母荒有禮而相親也。威莊而安孝慈而敬者。凡於莊者。失在危懼。孝慈者。失在慢易。今明君臨下威嚴於莊而民安也。孝順慈愛而親言親之如母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言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使民如此。言仁道難也。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之於民也。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尊。鬼尊而不親。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或見尊或見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或見尊或見親。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也。憐力田反。疏。今父至不親。此明尊親之異。父母不同。今父賢者則親愛之。若見無能者則下賤之。以父立於義。分別善惡也。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言母之於子。見賢則親愛之。見其子無能則憐愛之。母以恩愛不能分別善惡故也。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水沐浴人多用。故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火須離之。近則傷害人。不須輕近。故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尊。土能生物。載養於人是親也。於人為近人所居處。遂不尊也。天尊而不親。天有雷霆日月。震耀殺戮。是尊也。而體高遠是不親也。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謂人君教命隨四時以教於人。欲人生厚是親也。附近於民使民勤事是不尊。鬼尊而不親者。鬼謂鬼神。道嚴敬降人禍福是尊也。人神道隔無形可見是不親也。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注及下同。朝。其民之傲。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教衰失之時也。蠢傷容反。徐昌容直。逖反。下同。其民之傲。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教衰失之時也。蠢傷容反。徐昌容反。喬音驕。朴音角。反。讓況表反。詐也。忘之也。疏。予曰至不文。正義曰此一節明夏道親而不尊。反喬音驕。朴音角。反。讓況表反。詐也。忘之也。疏。予曰至不文。正義曰此一節明夏道親而不尊。教之命使人勸事樂功也。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者。宗廟在外是遠鬼神也。朝廷在內是近人也。以忠恕養於民是忠焉也。所為如此是親而不尊也。其民之傲。蠢而愚者。傲謂其後世政教衰敗時。夏家後世政教敗時。民皆蠢愚。所以然者。昔時恒先祿後罰。則民皆承寬裕無澆詭也。情既不澆。詭至於衰末。猶不知避嚴刑峻法。如蠢愚也。喬而野者。亦因昔時寬裕。忠恕至末。世民猶驕野如淳朴之時也。朴而不文者。淳時民皆質朴。不競文華。至亂時猶承奉之。亦然也。注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讓也。正義曰以夏尚仁。思其民不困於刑罰。及其衰末。猶有先世遺風。少有詐僞。讓安爾。雅訓云。衰讓忘也。則志字。般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予。以摯音至。相施始。至反。下文同。其民之傲。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免而無恥也。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勝而始證。反。快音

十三經注疏 禮記五十四 表記 七

誓與上伏於同令其力疏殷人至無耻。此一節明殷代尊而不親之事尚虛無之事故率民呈反巧苦教反又如字

冬又月令云春行夏賞秋冬行刑與此違者彼謂王者大體一歲之中法天道生殺故春夏賞秋冬刑此記所謂賞罰同時所行夏則先賞後罰殷則先罰後賞其民之傲蕩而不靜者以其本

尚虛無之尊敬鬼神至其末世傲失其民放蕩不能安靜也。勝而無者由本困於刑罰但得苟勝無以慙恥。注云先鬼而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正義曰以夏周人敬鬼神而遠之近人

而忠焉外宗廟內朝廷以此反之則殷人先鬼後禮是內宗廟外朝廷也。注以本伏於鬼神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正義曰伏串也習也貴尚習鬼神無體故云虛無之事以為事不在實故心放

列親而不尊疏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

以尊卑為差其民之傲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疏以本數交接以

音辭數色角反疏周人至而傲。此明周代親而不尊之事。尊禮尚施者謂尊重禮之往

後賞惟用爵列尊卑或賞或罰也。其民之傲利而巧文而不慙者以其尚禮本數交接往來故

便利機巧多文辭而無慙愧之心也。賊而蔽者以本為治之時上下有序至其傲末尊卑錯失

為饒獄訟共相賊害而困蔽以其禮失於煩故致然也。夏道尊命至殷人尊神周人尊禮三代所

尊不同者案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

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故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故救蕩子曰夏道未瀆辭

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此亦三王之道故三代不同也

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

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疏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尚辭民不蕩為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

設。厭於豔反強其疏予曰至窮矣。上明三代親尊有異此經更明三代治民有異之事。未

兩反注同稅申銳反疏瀆辭者瀆謂瀆瀆辭謂言辭夏時為政之道未蕩瀆於言辭君既不尚辭

民亦不為故言未瀆辭夏言未瀆辭則殷瀆辭也。不求備不大望於民者求備謂每事徵求皆

令備足大望謂賦稅既重大所責望於民夏代不然故云不求備不大望於民也。民未厭其親

者以上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無困苦故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

者以殷承夏後雖已衰瀆言辭仍未衰瀆於禮言君臣上下於禮事簡畧不蕩瀆也殷言未瀆禮則

周瀆禮矣。而求備於民者言殷不如夏寬每事求備於民亦大望於民也。周人強民以周承

殷後遭紂衰亂風俗頑凶故周人設教強勸人以禮義亦比夏多此一句也。未瀆神者言周

治太平之時雖已瀆於禮猶未衰瀆鬼神祭天地宗廟諸神尚有限未衰瀆也則周衰之後子

而瀆神也。而賞爵刑罰窮矣者以周人貴禮禮尚往來交接故賞爵刑罰之事窮極煩多

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傲疏勝猶任也言殷周極文民無耻而巧

音弊任如金疏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虞夏之文不

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疏言王者相變質文各有所

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憐悃

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

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疏死不厚其子言既

饒於諸臣也恥費不為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寬而栗也靜或不傳位又無以豐

為情。憐七感反且達反費芳貴反注同傳文專反別彼列反下不別同

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疏皆尊寵之言得人也。曰音越威如字威畏

也讀者亦依疏子曰至此乎。此一節總明虞夏商周四代質文之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

尚書音畏也疏以其政寬故寡怨於民言民怨尚少殷周之道不勝其傲者以殷周文煩失在

苛碎故其民不堪勝傲也。不言無怨而言寡怨於民者天地之大猶有所憾如冬寒夏雨民猶

怨之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備也如舜寡怨於民也。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

亦不能過於殷周是至極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者言虞夏之時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

文不勝於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言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然案三正記

文云質再而後始則虞質夏文殷質周文而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者夏家雖文比殷家之文猶

質殷家雖質比夏家之質猶文於夏故夏雖有文同虞之質殷雖有質同周之文。子言之曰後

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正義曰以上經論虞夏商周此特明虞帝之美已矣者言後世之

禮記五十四 表記

十三經注疏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君雖有作其善政者而比於虞帝不可齊及之也。君天下生無私者明虞帝之德後世雖作不
可及言舜為天下序爵必以德而不用私也。死而不厚其子者厚謂豐厚既不傳位又不以財物
豐厚於其子故云不厚其子謂商均也。子民如父母者子謂子愛於民如父母愛子也。有
憐恤之愛者言愛民之志有悽憐惻惻言舜天性自仁故憐愛於人有忠利之教者言有忠恕利
益之教也。親而尊者有母之親有父之尊。安而敬者體安而能敬敬即前威莊而安也。威
而愛者有威而又有愛也。富而有禮者富而四海而不驕是禮也。惠而能散者施惠得所
為能散也。其君子尊仁畏義者其君子謂虞朝之臣也。君聖臣賢是由舜而得然也若民有仁
者則尊之有義者則畏之。恥費輕實者費謂費也言而不行謂之辭費也言必履而行之是恥
於辭費也輕實者實財貨也貴人而賤祿是輕財也。忠而不犯者盡心於君是其忠也無違政
教是不犯也。義而順者至極君臣之義而不悖德是義而順也。文而靜者臣皆有文章而又
清淨寬而有辨者辨別也臣之傲舜之寬容治政不慢而有分別也。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
明引之者所以結舜德也下威訓畏下明訓尊言舜之道德欲威懼於人則在下之民惟畏懼之
故云德威惟威德明惟明者謂舜以德標明善人惟能得善人惟天下之人皆所以尊重之。非
虞帝其孰能如此乎者如上帝之事不是虞帝其誰人能得如此乎案今尚書之篇以明堯德而云
虞帝者言虞帝亦能如是也。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資謀也
且記者斷章而為義也。言乃後親進為君言也。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
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為君言也。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

其受罪益寡。死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子言至益寡。正義曰此一節至辭欲巧
外相副今各隨文解之。事君先資其言者言臣欲見君必須先謀度其言言定然後見也。拜
自獻其身者獻進也為謀既定乃拜見自進其身也。成其信者謂先謀後見成其言之信實也。拜
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者以其先謀乃可見君故君有責於其臣臣當竭力守節死於
其所言也。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者以其言善乃受祿是受祿不誣也順其言以竭
臣力是受罪。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大言可以立大事
益寡少也。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大言可以立大事
事也入為君受之利祿賞也。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臣
入或為人。為君于偽反。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臣
各用其德能也。易曰不家食吉。此大畜彖辭也。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
德能也。易曰不家食吉。此大畜彖辭也。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

亂。子曰至食吉。此一節廣事君之道。依言大小而受祿。大言入則望大利者入猶受也
反。疏。利祿也。大言謂立大事之言。進入於君。君所受納如此。乃望大祿。小言入則望小利者
小言謂立小事之言。小言謂立小事之言。進入於君。君所受納如此。乃望大祿。小言入則望小利者
小祿。言臣各以其德能相稱。若小言受大祿則臣濫。若大言受小祿則君重財而薄德也。易
曰不家食吉。此大畜卦辭也。案易大畜卦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不家食吉者言君有大畜積不
唯與家人食之而已。當與賢人食之。故得吉。此大畜乾下艮上之卦。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順象
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引之者。證君有祿而養賢賢有大小故祿亦有多少。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
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
出淨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女。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為
女。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為
君當以正直之道。不下達者不在下細碎小事。通達於君。不尚辭者不貴尚浮華之言。辭非
其人。弗自者非其好人不身自與之相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此詩小雅小明之篇
刺幽王之詩。大夫梅仕亂世戒其未仕者云。靖共爾位。靖謀也。共具也。言明君靖謀共具爾之爵
位有正直之德者於是與也。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者。式用也。穀善也。以用也。言神明聽聆女德
君若用其善人則當用女也。詩之本文如此。今記者斷章取義。證明非善人不德與之相親。靖治
也。爾女也。言為女之道。治理恭敬女之職位。若見正直善人於是與之為朋友。如此則神明聽聆
女之所為。穀祿也。用。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尸謂不知人事
此福祿以與女也。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尸謂不知人事
本亦作諂。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尸謂不知人事
勅檢反。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尸謂不知人事

何日忘之。如字。鄭解詩作藏云善也。藏。子曰至忘之。此一節明臣事君諫諍之道。遠而
人望欲自達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者若親近於君而不諫則似如尸之受利。祿也。祭祀之尸
無言辭而受享祭時猶似近臣不諫不知人事無辭讓之心。如尸之受利然也。子曰邇臣守和
者邇近也和謂調和言親近之臣獻可替否毗輔贊助於君守其調和之事也。宰正百官者宰
讓冢宰正治百官。大臣慮四方者。謂二伯州牧之等謀慮四方此大臣亦兼冢宰但冢宰居

禮記五十四表記
十二經注疏
九

禮記五十四表記
九

以辭盡人不見人之言語則以為善言其餘行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

道則辭有枝葉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樂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

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容

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皆辟有言而無其實。賻音附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

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醴少味也接

注同酸悉官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飲飲音談徐本作監以占反疏子曰至用飲。

反酢七故反此明君子之行不可虛用其辭以事殊於上故言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者皆君子與人之交

必須驗行不得以其言辭之善則謂行之盡善或發言善而行惡也。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者無

道之世則依禮所行外餘有美好猶如樹幹之外更有枝葉也。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

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者此經皆有言無實其不得虛言也。君子之接如水者言君子相接

不用虛言如兩水相交尋合而已。小人之接如醴者小人以虛辭相飾如似酒醴相合必致敗壞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者水相合為江河酒醴相合而久乃敗壞也。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

用飲者此巧言之篇刺幽王之詩孔甚也飲進也言盜賊小人其言甚美幽王之禍亂用是進益

引之者證小人甘以壞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譽音餘注同繩故君子問

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皆為有言不可以無實。衣

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疏子曰至歸說所以前經君

當以實其事稍殊故言子曰。注譽繩也。正義曰言繩可以度量於物凡口譽於人先須付度

亦量之於心故以譽為繩也案莊十四年左傳云蔡侯繩息媯以語楚子杜注云繩譽也繩既訓

為譽譽亦訓繩鄭。注以為此解。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者此曹風蜉蝣之篇刺曹君之

詩言曹君好聚其衣服不修政事國將滅亡故賢臣之心憂矣說舍也國既滅亡於我之身何所

歸舍此則引詩斷章故義不與詩相當言虛華之人心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苗及其

身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己怨已謂不許也言諾而

○苗音災惡鳥路反音以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皆相

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說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思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

如此人何怨之深也。要於諫反信誓本亦作矢誓且如字字林作思亦已音以說音悅覆反覆

並芳疏子曰至焉哉。正義曰前經明其言當實此明言若不實則怨及身口惠而實不至者

服反言口施恩惠於人而實行不至人則怨之故言怨苗及其身也。是故君子與其有諾

實也者諾謂許人之物責謂許而不與而被責若其有物許人不與其責也。寧有己怨者已謂

休已寧可有發初休之物責謂許而不與而被怨許而不與其責小。國風曰言笑晏晏信

誓旦旦者衛風氓之篇也婦人被男子所誘在後色表見棄追恨男子云初時與我言笑晏晏然

和悅也信其言誓且且然相思懇誠也。不思其反者謂今男子不思念其本思之反覆是男子

不思之事如此則無如之何亦已焉哉言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

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巧謂順而說也。穿音川窬范疏子曰

至欲巧。此明更申以情行相副故稱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者謂不以虛偽善色詐親於人

也。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言情疏貌親而心不慈實恒畏於人譬之於細小人則穿窬之盜

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者既稱情疏而貌親故更明情親信實所以重言之也。辭欲巧者言

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

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任卜筮也是故不犯日月不違

卜筮日月謂冬至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卜筮不相襲也襲因也大事則

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夏戶嫁反大事有時日

小事無時日有筮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

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

十三經注疏

禮記五十四 表記

十一

十一

日順陰陽也陽為外陰為內事之不違龜筮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

鬼神無怨乎百姓牲猶純也。牲音全絕色也。本亦作全注同齊音桑本亦作齋。疏。子言至百姓。正義曰此以下至於

皆須卜筮唯九月大享帝於明堂不用卜也故曲禮下篇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也以其摠

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者以其事上帝神明不敢自專皆依卜筮動

合於禮故夫子摠更結之牲牲之禮樂之備盛之實皆不違龜筮是以此等所用無虧害於

鬼神無見怨於百姓以其無非卜筮之用動順於禮故也。注日月至尸也。正義曰冬至謂祭

案大享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有卜也。大享又云祀大神

祭大元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園丘大元則夏至祭方澤案公羊穀梁魯郊傳云卜三正則知天

子郊用夏正亦卜之故知冬至夏至正月及四時皆卜日也然明堂不問卜而注大享祀五帝卜日

云四郊及明堂者廣解五帝時所在其實祀明堂不卜也案周禮祀宗廟亦卜日注不言宗廟者以

經云事上帝故唯解祭天之時云不違者日與牲尸者案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而卜

其牲日是有其牲日也案特牲少牢云大夫士筮尸則天子諸侯有卜尸也。注大享則卜小事則

筮。正義曰此解經卜筮不相襲之事既大事卜小事筮是二者不相因襲也此大事謂從伐出師

及巡守也其實是中事對小事為大耳小事則筮者若周禮祭人有九筮筮更筮成之屬是也此

與曲禮文同而注異者各隨文勢也。注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正義曰既有常時

常日而用卜者亦不敢專也故曲禮篇云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又祭統云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

其志是雖有常日猶用卜也。注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筮之。正義曰此經皆

論祭祀之事故解小事云有小事於小神其實周禮小事非唯小祀而已既云小事用筮而大卜云

凡小事皆卜者彼謂大事中之小事非小祀也。注事之外內別用四郊之祭用剛柔之日不可與四

郊同其餘他事今謂事之外內別用四郊者謂四郊之外為外事若甲午祠兵吉日庚午既差我

馬之屬是也四郊之內為內事若郊之用辛及宗廟少牢用。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

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恭儉者之祭易備。詩曰后稷祀

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

乎曰至于今。以前經明不違卜筮動合神明故此經明后稷祭祀福流後世以證成其義。后

稷之事易富也者富備也后稷乃帝嚳之子世有祿位后稷又祭祀恭儉以世祿之饒供儉薄之

祭故易豐備也。其祿及子孫者以后稷祭祀其辭恭儉其欲儉神之神降福故祿及子孫。詩

曰后稷祀者是大雅生民之篇美成王尊祀配天所以尊后稷配天者以后稷生存之時於四

郊之兆域祭祀於天而事皆合禮庶幾無罪。子曰大人之器威敬。言其用

過悔恨故迄至於文武之時而王有天下。子曰大人之器威敬。言其用

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皆用卜也諸侯有守筮。守筮守國之筮

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襲其祥。守手又反。諸侯有守筮。守筮守國之筮

筮始將出卜之道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

官室欲改易。天子不卜處大廟。廟吉可知。大音泰。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謂朝

賓客崇敬不敢用燕。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用龜筮問所貢獻

器也。朝直遙反。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長丁丈反。

以上經明在國內事上帝神明及國內諸事無非卜筮之用此一節更明天子諸侯用卜筮有出

行之義。大人之器威敬者大人謂天子所王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於小事雜用也饗時

則用燕則不用也。天子無筮天子既尊重於征伐出師若巡守之大事皆用卜無用筮也。諸

侯有守筮者諸侯卑於天子有守國之筮謂在國居守有事而用筮。天子道以筮者天子在國

既皆用卜若出行於道路之上臨時有小事之時則唯用筮也。諸侯非其國不以筮者諸侯降

上為此相敬不褻瀆於民言以直道接民。下不褻於上者謂以正事上不褻慢也。注謂征至其祥。正義曰知征伐出師及巡守者以前云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據在國諸事今此云無筮又云天子道以筮又云諸侯非其國不以筮皆據將欲出行及在道之事故知此節以下不與上同是將出行下云天子道以筮此云無筮是未入道也故知征伐出師若巡守欲發時也云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者謂不徒用筮而已兼用卜也此云無筮無徒筮耳不謂全無筮也魯人鄭先屬於楚今楚弱鄭又弱晉收屬於晉鄭使良霄石稷告絕於楚楚人執之故謂楚人云先王卜征五年謂將欲巡守預先五年每歲卜之云歲襲其祥者襲重也謂歲歲恒吉重其吉祥而後始行若不吉則更增脩其德欲令楚脩德引者證巡守須卜也。注守筮守國之筮。正義曰此諸侯守國筮者非寢室改易之屬則唯用筮也若寢室亦用卜故下云卜宅寢室然此節皆明將行及守國之義而云守筮及卜宅寢室及不卜處大廟皆言國史之寧者此舉國中以明在外內相明也。注諸侯受封乎天子曰國而國。正義曰此諸侯初受封之時不卜者以天子因先王舊國而今封諸侯不須卜也若天子初建國則卜之故下注云卜可建國之處是不因先王舊國則上文非其國不以筮是出外行也其實骨冠亦不用燕器也用祭器也故左傳稱魯襄公冠季武子云君冠必以禋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是用祭器也。注用龜筮問所貢獻也。正義曰鄭以天子無筮以下論出行在外之事故解此不違龜筮謂所問貢獻之物也前章云不違龜筮謂在國所卜諸事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四校勘記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節

子言至而信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閩監本同毛本皆誤若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節

而無有可擇去之言在於躬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也作身

子曰初糞之不相因也節

禮盛者以襲為敬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禮誤不

子曰至以倦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本明此經談祭極敬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節

子曰至遠恥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同惠棟按宋本無言字

子曰君子莊敬曰強節

肆猶放恣也惠棟按宋本如此岳本嘉靖本毛本衛氏集說並同此本肆猶放恣四字誤閩監本四字闕

子曰至畏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本在誤有毛本在作於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節

瀆之言褻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嘉靖本也作之考文引宋板足利本同古本也上有之字

卦辭○惠棟按宋本○作也此本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節

十三經注疏

禮記五十四校勘記

十三

無言不讎各本同石經同

利仁強仁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利字闕

此其言舍之何人也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也上有之字足利本人作仁惠棟按云何休公羊作仁之也與康成所引不同盧文弼按云足利古本作仁之也

與本

道有至義有考各本並如此陳澧集說義上有有字有義有攷閩監毛本同岳本攷作考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嘉靖本考文引古本

足利本同下有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蓋依注讀增子曰至無失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其事一種惠棟按宋本其事此二字闕閩監毛本其事作各有衛氏集說亦作各有

一非關利害而安仁也惠棟按宋本作也此本也望免離於罪惠棟按宋本作望此本望右手是用字闕閩監毛本望作求

之便也惠棟按宋本作是此本也然可履蹈閩監毛本同浦鎧按云然下當脫後字仁謂施以人恩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人作仁

傳稱諸侯春秋執大夫閩監毛本同齊召南按云當云傳稱春秋諸侯執大夫各本誤倒諸侯二字在春秋上是唯義與道惠棟按宋本與作爲閩監毛本同

子言之仁有數節

武王烝哉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坊本此四字脫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中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此句

子言至仁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唯在我當身之主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主作上言傳其所順天下之謀閩監毛本同

毛本所順天下

子曰仁之爲器重節

取數多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多有者字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言以先王成法儼度人惠棟按宋本作度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度誤庶嘉靖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儼度宋本儼作擬是也

謂古賢聖也惠棟按宋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賢聖二字倒

雖有過不爲甚矣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爲字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

詩云温温恭人惠棟按宋本作云宋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此本云誤曰閩監毛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中箱本余仁仲本並作詩云

言能成人道者少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嘉靖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人作仁

移讀如禾汜移之移惠棟按宋本作禾岳本宋監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禾誤水

惟鵠在梁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彼記之子閩本毛本本石經惠棟按宋本宋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惟作維釋文出惟鵠彼記之子閩本毛本本石經惠棟按宋本宋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惟作維釋文出惟鵠

同監本記作其詩考列之詩異字異義中釋文出彼記云本又作已石經考鵠鵠胡閩監毛本

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中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彼記鵠鵠胡閩監毛本

本衛氏集說同惠子曰至其服無此五字言幽王若能脩德如高山閩監本同毛本如高

作脩德恭近於禮惠棟按宋本上有故字此本脫閩記是語辭閩本同衛氏集說

如高山恭近於禮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故恭近禮

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各本同毛本諸誤者

不爲回邪之行要之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要上有以字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言進行上帝德惠棟按宋本有之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

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言作信卽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

耳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

行過不復循行猶不二過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行過作過行二作貳衛氏集說同考文

云自便習於此事之人耳閩監毛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 子言至便人惠棟按宋本 言

以此求施為仁道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 以昭明德尊事上帝閩本同惠棟按宋本 過失即

改以求處其厚也閩監毛本同考文云 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至踰行所恥惠棟按

壹讀至所恥 言物在水上稱浮如浮雲閩監本同毛 故此經名后稷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名 不

自謂己之仁聖也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節惠棟按云子言之節今父之親子節宋本合為一節 〇惠棟

義卷第六十二

凱弟君子各本同石經同考文引古本凱弟作愷悌下放 子言至此乎惠棟按宋本

子曰夏道尊命節此按釋文出凱云本亦作愷出弟云本又作悌

愷而愚監本作愷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愷誤愷 子曰至不及惠棟按宋本 爾雅

訓云羨謗忘也爾雅釋訓文訓上當有釋字

殷人尊神節

凡以擊交接相施予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釋

殷人至無恥惠棟按宋本 罰以秋冬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 注云先鬼而後禮閩監毛本同

字無云

子曰夏道未瀆辭節

周人強民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 子曰至窮矣惠棟按宋本 尚有

限未褻瀆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

子曰虞夏之道節惠棟按云子曰虞夏節宋本分

恥費輕實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

子曰至此乎惠棟按宋本 文質再而復始閩監毛本同山并 比殷家之文猶質閩本同惠棟

毛本家此特明虞帝之美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臣之傲舜之寬容 閩監毛本同惠棟

下謾周 此特明虞帝之美本特誤時衛氏集說亦作特

子曰事君大言入節

入為君受之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為作謂宋監

子曰至食吉惠棟按宋本 此一節廣明事君之道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

子曰事君不下達節

靖共爾位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子曰至以女惠棟按宋本 言為女之道閩

十三經注疏 禮記五十四校勘記 十五

毛本同惠棟按
宋本女作臣

子曰事君遠而諫節

子曰至忘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警獻曲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曲誤典浦鐘按云典當作曲國語韋昭注云公以下至士各獻諷諫之詩警陳樂曲獻之

於王見左傳襄十四年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節

事君慎始而敬終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終誤忠疏放此

子曰至為亂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節

慎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山井鼎云古本者作有宋板同非

子曰至其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節

則不問其所費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所費石經問其所三字劍刻無所字

子曰至用餼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如似兩醴相合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兩作酒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節

稱人之美則爵之

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坊本美作善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美

子曰至歸說○所以前經君子不用虛言

惠棟按宋本無子曰至歸說○所七字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節

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

閩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思誤思監本本恩誤不思疏放此

子曰至焉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節

子言至百姓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閩監本同毛本事誤祀地誤帝

是有其牲日也

文引宋板其作卜衛氏集說亦作是卜牲日也

言用剛柔之日

閩監毛本同老文引宋板言上有以字續通解同

外內別用限別以四郊為

限閩監毛本同考文引木板用作謂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節

后稷之祀易富也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祀誤事疏並同

恭儉者之祭易備也

閩監毛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恭作共岳本

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釋文出共檢云音恭

子曰至于今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節

以上經明在國內事上帝神明

閩毛本同監本經明二字倒

出師巡守皆大事者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先五年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先作前

謂在國所卜諸事也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本也字闕毛本諸事誤之處

禮記注疏卷五十四校勘記

十三經注疏

禮記五十四校勘記

十六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五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緇衣第三十三

陸曰鄭云善其好賢者之厚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為
其名也緇衣鄭詩美武公也劉獻云公孫尼子所作也
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其詩曰緇衣之宜兮徹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粢餐也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言緇衣之賢者居朝廷宜其服也我欲就為改制其衣反欲
與之新衣厚之而無
已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
以措○子言之曰此篇二十四章唯此云子言

章唯此一子言之後皆作子曰易以政
反下同詩音何錯七故反本亦作措同
易事者為上謂君君上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也○為下易知也者為下謂臣臣下無姦詐則君
知其情易也○則刑不煩矣者君易事臣易知故刑辟息止不煩動矣然此篇題緇衣而入文不先
云緇衣者欲見君明臣賢

刑不試而民咸服
緇衣卷伯皆詩篇名也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徹予又改為兮適子之
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為國君其衣徹我願
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取彼諸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
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威首也○好
呼報反注同緇側其反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注同巷戶降反巷伯小雅篇名願音願還音旋粢
七且反衣緇衣上於既反下如字譏人本又依詩作譏人投畀必利反下同豺仕皆反吳胡老反

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
下無不為信者也文王為政克明德慎罰○

子日至作孚○正義曰此一節明好賢惡惡賞罰得中則為民下所信○好賢如緇衣者緇衣朝
服也諸侯視朝之服緇衣素裳鄭武公桓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鄭人善之願君久留鄭
國服此緇衣衣服敗破則又作新衣以授之故以歌此詩是好賢之詩也詩人為王后宮巷官之長故
首故云好賢如緇衣也○惡惡如巷伯者巷伯亦詩篇名也巷伯是奄人為王后宮巷官之長故

為巷伯也。幽王信讒，寺人傷譏，而懼讒及已，故作詩以疾讒也。其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不受，投畀有昊。是惡讒人之甚，故云惡惡如巷伯也。則爵不瀆而民作愿者，此解好賢也。瀆，濫也。愿，怒也。君若好賢，如緇衣則爵不瀆而民皆謹怒也。刑不試而民咸服者，此解惡惡也。試用也。言君惡惡如巷伯，則刑措而不用，民皆服從。大雅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者。」此大雅文王之篇，諫成王之辭，儀象也。刑法也。言成王但象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萬國無不為信也。言皆信敬之故。云：「萬國作孚，猶文王明德慎罰，為民所敬，信引之者，證上之詩也。」故云：「皆詩篇名。」云：「緇衣之宜，兮者，言桓公武公並皆有德，堪為國君，國人願之，言德宜著此緇衣，破敝我又欲改更為新衣，云：「適子之館兮者，鄭人云：「桓公武公既為卿士，適子之館，舍兮，謂鄧弼士治事館舍，云：「還予授子之祭兮者，從館舍迴還來，過本國，我即授子以祭，餐兮也。鄭人愛桓公武公之甚矣，是好賢也。緇衣者，諸侯朝服，故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知朝服十五升者，雜記文知用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故知布也。知素裳者，以冠禮云：「素鞞，鞞從裳色，故知裳亦素也。若士之助祭者，則鞞用緇，不與裳同色。熊氏云：「玄冠用黑。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格，本也。遯，逃也。格，古。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泄之，則民有孫心。泄，臨也。孫，順也。倍，音佩。下注。浦刑，

日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日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浦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也。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九之刑，以是為法，於是民皆為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世尺之反，畔本。疏。子曰：「至世也。正義曰：「此一節明教民以禮，不以刑也。則民或作叛，俗字非也。任，而鳩反。疏。有格心者，格來也。君若教民以禮，則民有歸上之心。故論語云：「有恥且格。浦刑，日苗民匪用命者，此尚書呂刑之篇也。浦侯為穆王說刑，故稱浦刑。匪非也。言苗民匪用命者，命謂政令。言苗民為君非用政令，以教於下。制以刑者，言制御於下。以嚴刑。唯作五虐之刑，日法者，言唯作苗九五種虐刑，自謂為法。是以民有惡德者，以此之故。民皆有怨惡之德，起倍叛之心，而遂絕其世也。者，言三苗不任德，遂被誅而絕其世也。注浦

刑至任德。正義曰：「此浦刑，尚書呂刑也。下行南刑者，案孝經序云：「春秋有呂國，而無浦侯，但孝經序未知是鄭作以不案春秋實無浦侯，國語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又云：「齊許申呂皆由大姜。然則呂即浦也。案孔注尚書呂侯後為南侯，故穆王時謂之呂侯。周宣王及平王之時，為南侯，故詩崧高云：「生甫及申。謂宣王時也。揚之水不與我成，南謂平王時也。則孔氏義為是。鄭或同之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案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故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顛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為居於西裔者。三苗至高辛之末，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與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寘也。言未見仁道，以此言之。三苗是九黎之後，九黎於少昊之末而為亂。三苗於高辛氏之末又為亂，故此注云：「高辛以呂刑於此苗民之下，云：「皇帝清問下民，又云：「乃命三后，三后謂伯夷之等，故以皇帝為帝堯，又以苗民為高辛氏之末也。鄭以九黎為苗民先祖，但上學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注尚書以九黎即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與鄭異。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言民化行不拘於言。行下。孟反。注同。又如字拘音俱。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甚者甚於君也。好呼報反。下皆同。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言民之從君如影逐表。惡。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言百姓勉焉為仁，非本性能。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皆言化君也。也。赫許百反。王。疏。子曰：「至之式。正義曰：「此一節申明上文以君者民之儀表，不可不慎，故此如字徐于況反。疏。兼言上有其善，則下賴之。百姓以仁遂焉者，遂達也。言禹立三年，百姓悉行仁道，達於外內，故云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者，言禹之百姓，豈必本性盡行仁道，祇由禹之所致。故此禹立三年，則百姓盡行仁道，論語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禹承堯舜禪代之後，其民易化，論語所稱者，謂承離之後，故必世乃後仁。是以注論語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之時，尹氏為大師，為政不平，故詩人刺之。云：「赫赫然顯盛之師尹者，民具爾瞻，視上之所為，引者證民之法，則於上。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慶善也。一人謂天子也。天子有善，行民皆蒙賴之，引者證上有善行，賴及于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者，是大雅下武之篇。美武王之詩，孚信也。言武王成就王道之信者，故為下土法引之者，證君有善與為法式也。子

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皆言化君也。也。赫許百反。王。疏。子曰：「至之式。正義曰：「此一節申明上文以君者民之儀表，不可不慎，故此如字徐于況反。疏。兼言上有其善，則下賴之。百姓以仁遂焉者，遂達也。言禹立三年，百姓悉行仁道，達於外內，故云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者，言禹之百姓，豈必本性盡行仁道，祇由禹之所致。故此禹立三年，則百姓盡行仁道，論語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禹承堯舜禪代之後，其民易化，論語所稱者，謂承離之後，故必世乃後仁。是以注論語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之時，尹氏為大師，為政不平，故詩人刺之。云：「赫赫然顯盛之師尹者，民具爾瞻，視上之所為，引者證民之法，則於上。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慶善也。一人謂天子也。天子有善，行民皆蒙賴之，引者證上有善行，賴及于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者，是大雅下武之篇。美武王之詩，孚信也。言武王成就王道之信者，故為下土法引之者，證君有善與為法式也。子

美武王之詩，孚信也。言武王成就王道之信者，故為下土法引之者，證君有善與為法式也。子

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
致行己以說其上矣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己者民之行皆盡已心也長丁丈反說音悅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

楷大也直也。楷音。疏。子日至順之。正義曰此一節贊結上經在上行仁之事。則天下之

角詩作覺行下孟反。疏。爲仁爭先人者言上若好仁則下皆爲仁爭欲先他人。故長民者章

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者章明也貞正也言尊長於人爲君者當須章明已志爲真正之教尊

敬仁道以子愛百姓也。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者言上能化下如此則在下之人致盡行己之

意以說樂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此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

之詩也楷大也言賢者有大德行四國從之引者証上有其德下所從也子曰王言如絲其

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音夫所佩也綽引棺索也。綸

音倫又古頌反綬也如綽音弗大素音色索悉洛反

故大人不倡游言游猶浮也不可用之。倡昌尙反。言也。倡昌尙反。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

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

行而行皆下孟反注及。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淑善也僭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

下皆同應應對之應。疏。子曰至于儀。正義曰此一節明五者出言下所做之事漸大不可不慎意與前經同也。

疏。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者王言初出微細如絲及其出於外言更漸大如似綸也言綸於絲

漫之言不可依用出言則民皆師法故尊大之人不倡道此游言恐人依象之。可言也不可行君

子弗言也謂口可說力不能行則君子賢人可不行此言但不可言說爲凡人作法如是也則君

不可言君子弗行也。能氏云可行謂君子賢人可不行此言但不可言說爲凡人作法如是也則君

子不當行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爲法故子思非之是君子不行也。

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者危高也如此化民則民言行相應言不高於行行不高于言。詩

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淑善也僭過也言爲君之法當善謹慎女之

容止不僭過於禮之容儀言當守道以自居引者証言行不可過也。注給今有秩音夫所佩也。

正義曰案秩音夫所佩也。疏。子曰至于儀。正義曰此一節明五者出言下所做之事漸大不可不慎意與前經同也。

疏。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者王言初出微細如絲及其出於外言更漸大如似綸也言綸於絲

漫之言不可依用出言則民皆師法故尊大之人不倡道此游言恐人依象之。可言也不可行君

子弗言也謂口可說力不能行則君子賢人可不行此言但不可言說爲凡人作法如是也則君

不可言君子弗行也。能氏云可行謂君子賢人可不行此言但不可言說爲凡人作法如是也則君

子不當行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爲法故子思非之是君子不行也。

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者危高也如此化民則民言行相應言不高於行行不高于言。詩

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淑善也僭過也言爲君之法當善謹慎女之

容止不僭過於禮之容儀言當守道以自居引者証言行不可過也。注給今有秩音夫所佩也。

正義曰案秩音夫所佩也。疏。子曰至于儀。正義曰此一節明五者出言下所做之事漸大不可不慎意與前經同也。

疏。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者王言初出微細如絲及其出於外言更漸大如似綸也言綸於絲

漫之言不可依用出言則民皆師法故尊大之人不倡道此游言恐人依象之。可言也不可行君

子弗言也謂口可說力不能行則君子賢人可不行此言但不可言說爲凡人作法如是也則君

不可言君子弗行也。能氏云可行謂君子賢人可不行此言但不可言說爲凡人作法如是也則君

子不當行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爲法故子思非之是君子不行也。

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稽猶考也。道音導。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做則民

謹於言而慎於行稽猶考也。道音導。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做則民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緝熙皆明也言於明乎敬其容止。於音烏。疏。子曰至敬

曰此一節亦贊明前經言行之事。道人以言者在上君子誘道在下以善言使有信也。而禁

人以行者禁猶謹也言禁約謹慎人以行使行願言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者謂初出言之時必

思慮其此言得終末可恒行以否。而行必稽其所做者稽考也言欲行之時必須先考校此行

至終做之時無損壞以否。詩云慎爾出語敬爾威儀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善言也爾

汝也謹慎爾之所出之善言以爲政教故恭敬爾之威儀言必爲人所法則引証言慮其所終大

雅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言穆穆然美者乃是文王於謂鳴

呼緝熙皆光明也言文王之德嗚呼光明乎。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

又敬其容止引者証在上當敬其言行也。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

其民則民德壹貳不壹也。長丁丈反。下君長同貳。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

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章

文章也忠信爲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黃徐本作橫音黃。疏。子曰至所望。正義曰從容有常者從容謂舉動有其常度。則民德

蜡仕嫁反說音悅。疏。一者一謂齊一則萬人之德皆齊一不參差詩云彼都人士者此小雅

都人士之篇刺幽王之詩幽王之時君臣衣服無常故詩人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土行者

服此狐裘黃黃然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者周謂忠信言都人之土行歸忠信萬民所以瞻望以法

則之。注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正義曰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此云黃衣故

云大蜡之服論語云黃衣狐裘故狐裘則黃衣也案詩注云狐裘取溫裕而已不云大蜡此云蜡

者以正衣解之詩謂庶人有土。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

告古文諸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語也書序以為威有壹德今亡咸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吉依注為告音詰蓋報反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貳疏

述而志也志知也為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叙而知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者吉當為告是伊尹誥大甲故稱尹誥則咸有一德篇是也言惟尹躬身與成湯皆有純一之德引者証上君臣不相疑惑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貳者此詩曹風鳴鳩之篇刺曹君之詩言善人君子其儀不有差忒引

者証一德之義子曰有國者章善瘡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章明也瘡病也或作貳音二章義如字尚書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疏

瘡惡者章明也瘡病也言為國者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則以刑瘡病之也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者此詩小雅小明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大夫悔仕亂世告語未仕之人言更待明君靖謀共其爾之祿位愛好正直之人然後事之也引之者証上

子曰上入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難知有姦心也人情不一為正直之行

作恭好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瘡

之詩。版布總反注同瘡丁但反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叩

本亦作瘡辟匹亦反字亦作僻同

使君勞之詩也。共音恭皇疏

本亦作瘡辟匹亦反字亦作僻同

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臣儀當為義謂臣有義事則奉行之不重辭者重尚也為臣之法不尚虛華之辭不接其所不及者

謂君才行所不能及臣下不須援引其君行所不能及之事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其所不知者謂君有所不知其臣不得煩亂君所不知之事令必行之臣能如此則君不勞苦

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瘡者上帝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瘡病也言君上邪辟下民盡皆困病引之者証君使民惑之事此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叩者小雅巧言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小人在朝不止息於恭敬惟

為姦惡使王之叩勞引之者証君使君勞也。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羨刑而輕爵言政教所以明賞

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至不迪。正義曰此一節明慎賞罰之事。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者皇氏云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祗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為善也由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恥其為惡由賞罰失所故致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故上不可以羨刑而輕爵者刑罰不中則懲勸失所故君上不可輕棄之。康誥曰敬明乃罰者証刑罰不可棄也周公作康誥諱康叔云女所施刑罰必敬而明之也。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為衍字迪道也此穆王戒羣臣云今爾

何監非是伯夷布刑之道言所為監鏡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引之者証重刑之義也。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

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治心值比毗志反注同親也見賢通反下同。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

葉舒涉反注同葉公楚大夫沈諸梁也字子高為葉縣尹借稱公也敗補邁反雙必惠反徐甫詣
反又補弟反字林萬政反賤而得幸曰雙云便雙愛妾莊后側良反齊莊也下及注同適丁歷反
齊莊側皆
反下同。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親

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 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言君始求
信賤也賤者無一德也 我既不親信我也。仇音求爾雅云讎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

不克由聖 克能也由用也。陳本亦作古陳 疏 予曰至由聖。正義曰此一節明在下羣臣
謀大事也。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富貴已過也者沈氏云謂大臣離二不與上相親

政教煩苛故百姓不寧若其如此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是忠敬不足所以致然也由君與臣
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治而適臣比矣者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適近之臣與上相親比

也。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適也者適近也言親近之臣不可不慎擇其人道謂道路言適
臣是民之道路適臣好則人從之好適臣惡則人從之惡也。君毋以小謀大者言君無得與小臣

而謀大臣之事也。毋以遠言近者無得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也。毋以內圖外者無得以內臣
共圖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為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

圖謀也則大臣不怨適臣不疾而適臣不蔽矣若能如此則外內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恨於
君也疾猶非也近臣不為人所非毀而遠臣不被障蔽故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者此

葉公顧命之書無用小臣之謀敗損大臣之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者莊后謂齊莊之后是適夫
人也無得以嬖御賤人之為非毀於適夫人。毋以嬖御士疾莊士者言毋得以嬖御之士非毀齊

莊之士。大夫卿士者覆說言莊士即大夫卿士之典事者云事也注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
之。正義曰言近以見遠謂言近臣親比則遠臣不親比云言大以見小謂大臣不治小臣治也故

云互言之也。注大臣至陷害。正義曰由大臣執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大臣忌小臣或小臣
忌大臣所以內外交爭若共圖謀轉相陷害故所謀之事各於其黨與大臣謀大臣與小臣謀小臣

是各於其黨中知其過失審悉也。注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正義曰知葉公子高者左傳
世本文云臨死遺書曰顧命者約尚書顧命之篇。子曰至由聖。正義曰此節明君不信用臣也

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者謂在上親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民是以親失者
言以此化民民效於上失其所當親惟親愛羣小也。而教是以煩者言羣小被親既無一德政教

所以煩亂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此詩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彼幽王初求我賢人

如不得於我言禮命煩多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者既得賢人執留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於我

上以力而用我引之者証不親其所賢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者此

尚書君陳篇成王戒君陳之辭也言凡人未見聖道之時如似已不能見既見聖道亦不能不用之也。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

溺於民皆在其所養也 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 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

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 言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至於深淵洪波所當畏慎也由近人

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為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擇格不入迷

惑無聞如溺於大水矣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近附近之近注由近人同易以政反下同

狎徐戶甲反清如字又才性反洪本又作鴻詠音詠 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

潛行為詠游音由悔亡甫反捍胡且反格戶自反。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

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夫

費或為吟或為悖。費芳貴反注同數色角反覆芳服反又芳又反悖或為悖並布內反。夫

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 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奪告諭

分崩怨呻君無所尊亦如溺矣。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慎所可養 太甲曰毋越厥

慢本又作漫音武諫反卒寸忽反 乃不溺矣 顛覆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

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越之言覆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

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

發矢為政亦當以已必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大音秦覆芳服反注同括古括反于厥度

如字又大各反注同尚書無厥字履其厥反又紀衛反 允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

一音厥女音汝鏡魚起反本亦作擬射食亦反下同。允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

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

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為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怒已不尚害

人也。允依注作說本亦作說兵尚書作戎笥司吏反為說音悅下傳說同朝直還反 太甲曰

天作孽不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逭猶避也道逃也。孽魚列反下同尚書作天作孽

猶可違也不可以誅本又作道乎亂反尚書作弗可

道無以字。尹吉日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尹吉亦尹諱也。天當爲先。

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吉音誥。出注。蓋報反。天依注。作先。西田反。疏子曰。至惟終。正義曰。此一節戒慎言之事。小人溺於水者。謂卑賤小相息亮反。毫步各反。人居近川澤者。愛於水。溺覆沒也。多爲水所覆。故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者。言卿大夫之君子。以口傷人。而致怨。恨遂被覆沒。亦如溺於水。不能自治也。大人溺於民者。大人謂人君也。由君在上。陵虐下民。則人衆離叛。君無所尊。故溺於民也。皆在其所覆也。者言小人君子大人等。所以被設溺者。皆在於褻慢。而不能敬慎。故致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者。釋上三事。所以致溺也。此說水溺所由也。水若遠於民。則人不沒溺。但由水近人。則人得用之。沐浴而日。狎習不復畏懼。或泳之。或游之。無有誠忌。至於洪波浪起。亦猶習以爲常。故致覆溺也。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者。德易狎者。言有德之人。初時學其近者。淺者謂言可得是。易可親狎。至大者。遠者。莫測其理。是難可親也。初時易狎。是易也。終則難親。是溺人也。故云。易以溺人。是口惠也。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者。說德既竟。此遂釋溺口。所由費惠也。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難失。在煩數故云。而煩也。無以實言。是易出也。一出言。驕馬追之。不及是。難悔。必爲物所憾。所以有禍。口費易出。難悔。被害是溺人也。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者。此釋溺民所由也。言下民之情。常有閉塞不通。人道故云。閉於人也。而用心鄙詐。故云。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者。既閉塞。人道而有鄙詐。卒難告喻。故人君當敬以臨之。庶其漸染。若又陵慢。則必怨。則國無民。君道便喪。無得顛越其教命。以自覆敗也。若虞機張者。虞謂虞人。機謂弩牙。言爲政之道。如虞人射獸。先弩牙以張也。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者謂已心。往機間省。視箭括當於所射之度。乃釋弦而發矢。故云。則釋言爲政之道。政教已陳。當以已心省此。所施政教。合於羣下。然後乃施之也。免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者。此尙書篇名。傳說戒高宗之辭。口爲榮辱之主。若出言不當。則被人所賤。故起羞辱也。甲冑。罰罪之器。若所罰不當。與於兵戎。所施于戈之事。當自省。已身不可妄加。無罪。浪以害衣裳。在德。苟當服之。以行禮。不可妄與於人。惟所施于戈之事。當自省。已身不可妄加。無罪。浪以害人。大甲曰。天作孽。不可違也。者。水旱災荒。自然而有。非由人失所致。故云。天作孽。亦可從。移辟災。是可見也。自作孽。不可違也。者。已自作禍。物皆怨。恨所在。而致禍。害故不可逃也。尹吉日。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者。吉當爲告。天當爲先。言伊尹告大甲云。伊尹身之先祖。見西方夏邑之君。謂禹也。夏都在亳。西故云。西邑也。自周有終。亦惟終者。周謂忠信。言夏之先君。有能忠信。得自有其終。其輔相之臣。亦如先君。亦得終久也。引者。証人君若脩德。行善。則能終。注難親至深淵。正義曰。

言德易狎。而難親。若其終始。易親則全。無溺人之事。由其初則易狎。後則難親。當恒肅敬。如臨深淵。水若不肅敬。則致陷害。故云。溺人也。注。允當爲說。正義曰。尙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作說命三篇。是高宗之臣。傅說也。說作書。以戒高宗也。注。尹吉。至亳西。正義曰。云。尹吉者。上經已解。尹吉爲尹告。故此云。亦誥也。云天當爲先者。以天字與先者。以天字與先相似。故爲先也。云。忠信爲周者。國語文也。云。伊尹。尹之先祖者。鄭君不見古文尙書。故云。伊尹之先祖。據尙書。是大甲之篇。言尹之往先見夏之先君。是身之往先見非謂尹之先祖也。云。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者。書序云。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是始仕於夏也。經云。先見西邑。夏故知爲誥之時。就湯矣。以鄭不見古文。謂言尹誥是伊尹告成湯。故云。此時就湯矣。與尙書同。云。夏之邑在亳。西者。案世本及汲冢古文。並云。禹都咸陽。正當亳西也。及後乃徙安邑。鄭以爲湯都。偃師爲亳。邑則是安邑。亦在亳西也。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昔吾有先正。從此至庶民。以生。摠五句。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清舊才性反。一云。此詩協韻。宜如字上。先正當音征。誰能秉國成。毛詩無能字。努力報反。注。勞來。同詩。依字讀。長丁丈反。來力再反。與音。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

司徒作尙書篇名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爲其君難。雅音牙。注。同尙書作牙。夏日。戶嫁反。注。同尙書無日字。資依注。音至尙書作咨。連上句。疏子曰。至曰。怨。正義曰。此論君人相須言。養人云。怨咨。祁巨依反。徐巨尸反。字林上尸反。之道不可不慎也。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此逸詩也。正長也。詩人稱昔吾之有先正。其教令之言分明。且清。絜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者。卒益也。言詩人傷今無復有先正之賢。故云。今日誰能執國之八成。又當謙退之不自爲正者。得其正道。能用仁恩。盡勞來百姓。言今無復有如此之人。疾時大臣。惟專功爭美。各自爲是也。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

者此穆王命君牙之辭也言民心難稱所怨恒多夏日暑熱及雨天之常道細小之人惟曰怨資也。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者至於冬日是大寒之時小人亦惟曰怨猶言君政雖曰得當人怨之不已是治民難也。注成邦之八成也。正義曰案周禮小宰職云掌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日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傳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皆成事品式以聽治於人。注雅書至字也。正義曰言古牙字假雅字以為牙故尚書以為君牙此為君雅案尚書云小民惟曰怨咨今此本作資字鄭又讀資當為至以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

行無類也。類謂比式。行下孟反下行。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物謂事驗也格舊法。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

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執慮於衆也。精或為清。知如字一音智注同。汎音泛。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入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詩云淑人君

子其儀一也。疏。子曰至一也。正義曰此一節明下之事上當守其一。則義不一行無類不可比類也。言有物而行有格也。物謂事之徵驗格謂舊有法式言必須有徵驗行必須有舊法式既言行不妄守死善道故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言名志俱善欲奪不可也。故君子

多聞質而守之者雖多聞前事當簡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者謂多以志意博交汎愛而質少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者謂精細而知執慮於衆要畧而行之此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者乃自由也。師衆也。虞度也。庶衆也。成王戒君陳云言出入政教當由女衆人共知謀度若衆言皆同乃行之言政教當由一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者此

其威儀齊一也。引之者証為政之道須齊一也。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正當為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鄉方喻輩類也。好呼報反下皆同。正音匹出注下。同。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言其可望而

子好仇也。疏。子曰至好仇。正義曰此一節明其朋匹之事君子能好其正者匹匹偶言朋友有鄉其惡有方者言鄉方皆猶輩類也。言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輩類言君子善者則為朋友也。既好惡不同故君子之交可者與之不以榮枯為異是朋友不善者則可憎惡之

言有常也。若小人唯利是求所善無恒定也。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由好惡有定可望貌而知故近者不惑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者此周南關雎之篇詩意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則斷章云君子好仇也。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

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言此近微利也。惡惡上鳥路反。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疏。子曰至威儀。正義曰此一節明交友之道唯善是仇賢而貧賤則輕絕之是好賢不堅也。而富貴則重絕之則惡惡不著也。如此者是貪利之人故云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者此大雅既醉之篇美成王之時太平之詩於時朋

友羣臣所以禮義相攝攝之時以威儀也。言不以富貴貧賤而求利者。子曰私惠不自留焉。私惠謂不以邪辟之物是為不歸於德歸或為懷。遺于季反。邪似嗟反。徐以車反。辟匹亦反。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疏。子曰至周行。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唯以德

遺不歸依道德如此者君子之人不用留意於此等之人言不受其惠也。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者此小雅鹿鳴之篇言文王燕飲羣臣愛好於我示我以忠信之道也。周忠信行道也。惟以忠信正道以示我不以藝瀆邪辟之物而相遺也。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

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使必世反。隱蔽也。人苟或言之。葛覃曰服之無射。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為君子之衣

一本無人字不見如字又賢遍反。葛覃曰服之無射。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為君子之衣也。使必世反。隱蔽也。人苟或言之。葛覃曰服之無射。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為君子之衣

南反射音亦注同。厭於。疏。子曰至無射。正義曰此明人言行必慎其所終也將欲明之故先

藍反後皆同。令力呈反。疏。以二事為譬喻也。苟有其車必見其軾者言人苟稱家有車必見

其車有載於物不可虛也。言有車無不載也。苟有其衣必見其敝者。言人苟稱家有衣必見其
所著之衣有終敝破也。不虛稱有衣而無敝也。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者。既稱有言必聞其聲
不可有言而無聲也。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者。人苟稱有行此事必見其成。驗不可虛稱有行
而無成驗也。葛覃曰。服之無射者。此周南葛覃之篇。美后妃之德也。詩之本意。言后妃習綸給之
事而無厭倦之心。此則斷章云。采芣為君子之衣。君子得而服之。無厭倦也。言君子實得其服而
不虛也。引之者。証人之所行。終須有效也。注衣或在內。新時不見。正義曰。以經云。苟有其車
必見其載。苟有其衣。當言必見其著。今乃云。必見其敝。以求初新。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
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從猶隨也。行從下孟。故君子寡言而
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以行為驗。虛言無益於善也。寡當。詩云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而平之。言之缺
無如之何。玷。丁管反。又丁念反。下及注
同。摩莫。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允。信也。君。夷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
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王。德也。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
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疏。子曰。至
正義曰。此一節。明重言之事。言從而行之。則行不可飾也。者。從隨也。謂言在於先。而後隨以
行之。言當須實。不可虛飾也。行從而行之。則行不可飾也。者。謂行在於前。言隨於後。論說於行
而行以成其信也。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者。必須以行為驗。不用虛辭為此之故。則大雅
得虛增。大其美事。而減小其惡事。由美惡大小皆驗於行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此大雅
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白圭之玉。玷。缺也。尚。可磨而平之。此言語。玷。缺不可為而改之。是無如之何
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者。此詩。小雅車攻之篇。美宣王之詩也。允。信也。言信實矣。君子
謂宣王展誠也。誠實矣。而大成大平也。引之者。証言信為本。君。夷曰。昔在上帝者。此周公告君
與之辭也。上帝。天也。言在昔之時。在天也。周田觀文王之德。周當為割田當為申勸。當為勸
言文王有誠信之德。故上天蓋申重獎勸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者。以文王誠信故。天命

之引之者。証言當誠信也。注與召至下也。正義曰。案周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召公不
說。周公作君。與若。與。經云。公曰。君與。是與為召公名也。謂周公既致政。仍留為大師。召公謂其食
於寵祿。故不說也。周公以善告之名。篇為君與。故云。尚書篇名也。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
申勸。寧王之德者。以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為今文尚書。以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
之古文。即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字。古文為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古文為勸。皆字體相涉。今
古錯亂。此文尚書為寧王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者。謂今文尚書讀此周
田觀文王之德。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也。云。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者。三。皆謂此禮記及古文尚書
并今博士讀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周田為割。申其字。近於義理。故云。古文似近之。云。割之言
蓋也。割。蓋聲相近。故割讀為蓋。謂天蓋申勸之禮。尚書猶為割。謂割制其義。與此不同。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
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恒。常也。不可為卜筮。言卦兆不
餘。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道也。言襄而用之。龜厭。不告。以吉凶之道也。允。命曰。爵無及惡德。民
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惡德無恒。之德。純猶皆
母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為正言。放傲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易
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為煩。允。音悅。母音無。放。方往反。做。尸教反。易
日不恒。其德。以承之。羞恒。其德。值婦人。吉夫子凶。差。猶辱也。值。問也。問正為值。婦
吉。男子當專行幹事。而以問正為常德。是亦。疏。子曰。至子凶。正義曰。此一節。明為人臣之法
無恒之人也。偵音貞。周易作貞。幹。古半反。當有恒也。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者。南人
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行無恒。不可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恒
之人。而況於凡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者。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性行無
恒。數誣卜筮。故云。我龜既厭。倦於卜。不於我身告其吉凶之道也。引之者。証無恒之人。不可以為
卜筮也。允。命曰。爵無及惡德者。此尚書傳。說告高宗之辭。云。祭祀之末。爵人之時。無復及此。惡
德之人。惡德無恒者也。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者。純。皆也。言若爵此惡德之人。則立之以為正
事。在下必學之。若每事皆爵此惡德之人。主掌祭祀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事神則難者。若使
惡德之人。事其鬼神。則難得其福。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恒卦九三爻辭。言人若不恒常

十二經注疏
禮記五十五校勘記
八

其德故承之羞辱引之者証人而無恒其行惡也。恒其德慎婦人吉夫子凶者此恒卦六五爻辭。貞正也言恒常其德問正於人婦人吉也以婦入不自專常須問正於人故得吉夫子男子也當須自專權幹於事若問正於人失男子之道故為凶引之者証男子之無恒德其行惡也。注純猶至福也。正義曰言君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者此經直云爵無及惡德必知因祭祀賜諸臣爵者以下云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故知因祭祀也云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者言於祭祀之末不可爵此惡德人也。注差猶至人也。正義曰此不恒其德或承之差者是易恒卦巽下震上九三爻辭得正互體為乾乾有剛德之德體在巽巽為進退是不恒其德也又互體為兌兌為毀折是將有差辱也云問正為值者此恒其德恒卦六五爻辭以陰爻而處尊位是天子之女又互體兌為和說至尊主家之女以和悅幹其家事問正於人故為吉也應在九二又男子之象體在巽巽為進退是無所定而婦言是從故云夫子凶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五校勘記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節

則刑可以措闕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以錯云本亦作措。按措正字經傳多假錯為之。

子言至煩矣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為

上易事者闕監本同毛本者上衍。惠棟校宋本。作也是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節

子曰至作乎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為王后宮巷官之長闕本本官考文引宋板同此本官誤官監本同毛本官誤伯

子曰夫民節

子曰至世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但孝經序未知是鄭作以不闕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不作否

子曰下之事上也節

如影逐表闕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影作景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按景影古今字。

言百姓物禹為仁非本性能仁惠棟校宋本下有也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云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也字闕監毛本脫劬字岳本作倂衛氏集說釋文同宋監本作效嘉靖本作効。按效正字倂乃效字之或體廣韻云効俗效字此又因効而誤作倂。

甫刑曰惠棟校宋本作曰石經宋監本衛氏集說同此本日誤云闕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子曰至之式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豈必本性盡

行仁道闕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行作有衛氏集說同謂承離之後惠棟校宋本有亂字此本亂字脫闕監毛本同證民之法則於上惠棟校宋本之誤具闕監毛本證君有善與為法式也闕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亦作之為上有下字衛氏集說同

子曰上好仁節

子曰至順之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則天下之為仁爭先人者闕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天字是也

子曰王言如絲節

其出如綽闕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綽作綿

子曰至于儀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不嘗過於禮之容儀惠棟校宋本同闕監毛本容儀二字倒百官表惠棟云續漢書有百官志無百官表東觀漢紀有百官表然文係司馬書作表者誤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節

子曰至敬止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誘道在下以善言使有信也闕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使下有言字

子曰長民者節

子曰至所望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則民德一者一謂齊一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上一者一謂二一字作壹山井鼎云宋板一作壹下皆同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節

子曰至不忒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咸有一德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一作壹下一德純一一德並同

子曰有國者節

有國者石經岳本嘉靖本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國下衍家字衛氏集說同陳澧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至善堂九經本並無家章善瘡惡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陳澧集說同宋監本岳本善作義石經初刻作善刻字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章義按義字是也

子曰至正道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者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共作恭靖謀按詩鄭箋共訓具則非恭字可知

共其爾之祿位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其作具證上民情不二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二作貳

子曰上人疑節

臣儀行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臣儀行毛本行誤刑言臣義事君則行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事下無君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上帝板板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版版云注同按版版古今字下民卒瘡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卒誤作釋文出卒瘡云本亦作瘡

惟王之邛各本同坊本惟作維子曰政之不行也節

敬明乃罰各本同毛本明誤民疏敬明乃罰者同子曰至不迪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証重刑之義也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

子曰大臣不親節惠棟云子曰大臣節子曰小人溺於水節宋本合為一節○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于曰南人有言曰止為第六十三卷卷首題禮記正義

卷第六
十三

圖以謀也閩監本同毛本以作亦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同

賤者無一德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一作壹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

若己弗克見惠棟按宋本作己石經同釋文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已誤已閩監毛本嘉靖本同

親比故也惠棟按宋本作故此本故誤政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故字無子曰至由聖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與上相

子曰小人溺於水節

言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岳本自有而字釋文潔作絮○按絮潔正俗字則遂扞格不入閩監毛本岳本集說同考文引古本扞作捍釋文

難卒告諭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難卒衛氏集說難卒作卒難案疏亦作卒難

太甲曰毋越厥命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太作大岳本同釋文同太甲同往省括于厥度則釋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

闕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無厥字案釋文出于厥度云尚書無厥字則此有厥字可證宋大字本宋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厥字一

天作孽閩本嘉靖本石經釋文衛氏集說同毛本孽作孽岳本同監本誤孽下自作孽同不可以追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不可以追云本又作追○按追正字踏俗字

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各本並同坊本 多為水所覆閩監毛本同惠棟校 伊尹戒大甲辭閩

毛本同惠棟校宋 亦可從移辟災閩監毛本同考文 若脩德行善則能終閩監毛本同惠棟校 得

諸傅岩閩監毛本同惠棟 以天字與先者補按六 並云禹都咸陽正當亳西也閩監毛本同齊召

城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汲冢書曰禹都 陽城是也陽城對偃師言則亦為西矣

子曰民以君為心節

身必安之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 衛氏集說同毛本必誠心

君雅曰節

資冬祁寒惠棟校宋本作祁寒 監本石經岳本同此本祁寒 祈嘉靖本閩監毛本同釋文

子曰至曰怨惠棟校宋本 此論君人相須閩監毛本同衛 氏集說人作民今此本作資字閩監毛本同惠棟

子曰下之事上也節

政教當由一也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惠棟校宋本一作壹宋監本岳本同疏則義不一行當由一也故此

子曰至一也惠棟校宋本 亦質少而親之閩監本同惠棟校宋 其威儀齊一也閩監毛本同

一作壹下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節

子曰至好仇惠棟校宋本 無此五字

子曰輕絕貧賤節

子曰至威儀惠棟校宋本 無此五字 是好賢不墜惡而富貴閩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

子曰苟有車節

葛覃曰各本同石經同 服之無射各本同石經同 令君子服之無厭閩監本嘉靖本同毛本令

釋文單作葛 子曰至無射惠棟校宋本 證人之所行終須有效也閩本同惠棟校宋本

子曰言從而行之節

尚可磨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磨作 庫按庫正字磨俗字

昔在上帝惠棟校宋本宋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 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昔在二字

創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中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

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 子曰至厥躬惠棟校

本並作 三者謂此禮記及古文尚書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 禮尚書猶為割閩監毛本作禮

此五 子曰南人有言曰節

母與惡德之人也閩監毛本嘉靖本同 惠棟校宋本宋監本母作無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母予云音無

問正為偵惠棟校宋本作正岳本嘉靖本同 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子曰至子凶 惠棟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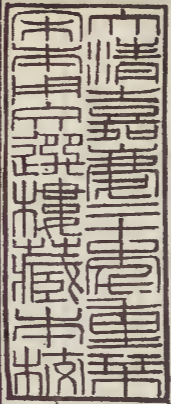
此五 此尚書傳說告高宗之辭閩監本同 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 按閩監本衛氏集說

字 此尚書傳說告高宗之辭閩監本同 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 按閩監本衛氏集說

十三經注疏 禮記五十五校勘記 十一

本事則下空
闕亦非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五 宋監本禮記卷第十七經四千一百一十六字注四千六百一十一
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十七經四千一百一十八字注四千六百四



禮記注疏卷五十五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六

奔喪第三十四

陸曰鄭云奔喪者居於他邦聞喪歸之禮實曲禮之正篇也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歸之禮此於別錄

屬喪服之禮矣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以此言之則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何以下文鄭注又引逸奔喪禮似此奔喪禮外更有逸禮者但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為逸禮內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此為逸也故二逸不同其實祇是一篇也此奔喪一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為主故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所服故知以士為主也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恒之哀無辭也

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奔喪此正字也說文云從哭亡亡亦聲也哭空木反使色吏反注同但都建反
疏此一篇摠明奔五服之喪也從始聞至於喪所成服之節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論初聞之節五服皆然故鄭注云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鄭必知五服皆然者以下文云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別云唯父母則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知以前兼五服也

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 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成喪服得 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 行○衰七雷反後皆同

哭辟市朝 為驚眾也○辟音避 望其國竟哭 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

西面哭不云升從上文也云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者能氏及沈氏以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經帶若齊衰以下之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也今此齊衰來至喪所若不稱麻恐是輕喪在路之上已改服者麻故於此至家乃稱麻欲明所奔之喪雖有輕喪不來至喪所無道路之上改服者麻故云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皇氏以爲謂奔齊衰之喪不至喪所謂不升堂全不解注意其義非也此麻則帶經變文耳云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者此奔齊衰之喪經二免麻于序東即位袒是袒在於位也免麻于序東麻即襲也序東在位北隱映於序是袒襲不相因位也云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者以此經先云免麻乃云即位袒案上文父母之喪先云括髮袒乃云襲經于序東是與父母異也故云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注又哭至時也○正義曰鄭知又哭三哭如始至時者以上奔父之喪又哭三哭皆括髮袒成踊如初至則知齊衰以下之喪又哭三哭皆如初至時○注待奔至入也○正義曰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者釋所云不變義也禮以變爲敬若有容則拜賓與之成踊示敬賓故變也今此奔者是骨肉之恩哀則哀矣則不須爲變明不如賓客也云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者言主人男女待此奔者應就初哭成踊下而後言之今方於三哭以後言之者若平常五屬人哭則與主人爲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爲次序非唯初序以入此謂男子奔喪故待之無變若婦人奔喪則待異於男子與賓客同故下文婦人奔喪東入門升自側階異於女賓若女賓則喪大記篇云寄公夫人入自大門今此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疏○奔母至括髮正義則同○而免本或作而不免者非○疏○曰此一經論奔母之喪節也此謂適于故經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若庶子則亦主人爲之拜賓送賓○注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爲父也○正義曰此文又哭不括髮與喪服小記篇云又哭而免其理雖同其日則異於喪服小記據在家小敘之後又哭之時不○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括髮而免也此則從外奔喪至內乃不括髮而免也

坐哭盡哀東髮即位與主人拾踊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東髮髮於東序不髮於房髮於在室者也去

續大紉曰髮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髮側反拾其劫反注同聞音違舊音暉去起呂反纈色買所綺二反紉音計更音庚下同○疏○婦人至拾踊○正義也注婦人至客之○正義曰婦人入者由闈門知入自闈門者雜記篇云以諸侯夫人奔喪入自闈門明卿大夫以下婦人皆從闈門入也闈門謂東邊之門云髮於東序者以男子之免在東序故知婦人亦髮於東序既掩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經云升自東階者謂東面之階故雜記云升自側階云不髮於房髮於在室者熊氏云亦未殯之前婦人髮於室故士喪禮云婦人髮於室若既殯之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髮於東房今此婦人始來奔喪故髮於東房耳此文據天子諸侯之禮案大記云婦人髮帶麻于房中○注云天子諸侯之禮房中則西房也云去纈大紉曰髮者鄭注士喪禮云髮之異於髮髮者既去纈而以髮爲大紉如今婦人露紉其象也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爲父母則袒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相息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亮反下同爲于僞反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又哭三哭不袒者衰戚已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時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爲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冠音官袒音但殺色界反下哀殺同復扶又反期音基下同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其異者同○爲于僞反注及下爲○疏○奔喪至之禮○正義曰此一節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主人之待之也即位實反位成踊若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也○三口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者三日成服謂來奔喪日後三日通奔日則爲四日於此日成服則五哭矣相者告事畢謂成服之日爲四哭成服明日

十三經注疏 禮記五十六 奔喪

之朝為五哭此謂既葬已後而來歸故唯五哭相者告事畢不復哭也。注主人至事也。正義曰鄭注嫌經云主人是適子故云主人謂在家者必知然者以奔喪者親自拜賓是奔喪者身為主人不得待者為主人故云謂在家者也云哭於墓為父母則祖者以下文云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除喪畢尚括髮袒明葬後歸為父母祖可知也云告事畢者於此後死事也釋所以墓所初哭成踊則告事畢者以墓所既括髮經絞帶拜賓之後於此墓所更無事也。注又哭至五哭。正義曰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今經云又哭三哭但云括髮不云袒者既葬已後哀情稍殺故也云成服之朝為四哭者以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斂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為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為四哭又明日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為五也云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若其未期之前在家者猶朝夕哭則知奔喪者亦朝夕哭云云五哭相者告事畢明是既期已後朔望朝哭而已故鄭云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注壹括髮髮謂入門哭時者謂以筵几在堂不應入門遂不括髮故云謂入門時也云於此乃言為母及殯後始言為母異於父之意若及殯則言異於父恐不包不及殯若不及殯處而言之則及殯之處灼然可知是舉後摠明前也故云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同謂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

墓西面哭盡哀不北面者亦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奠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不言袒言襲者容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齊衰至事畢。正義曰此一節明既葬之後奔齊衰以下喪禮但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總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總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稱免袒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總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位拜賓謂主人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之時而成踊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也。注不言

祖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正義曰今案經文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下既稱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摠言袒也經稱襲者容有齊衰重為之得襲故言襲。注為父至字也。正義曰知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者案上文為父不及殯婦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下文云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是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也云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是為父於又哭括髮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輕喪而袒非其宜故知經之袒衍餘之字也。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奠經絞帶即位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為位有鄰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拜賓反位成踊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鄭子短反處昌慮反下之處同。拜賓反位成踊

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聞喪至如初。正義曰此一節明初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聞喪不得奔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聞喪不得奔者謂以君命有事其事未了故不得奔喪也乃為位者謂以君命使故得為位如朝夕哭位矣。襲經絞帶即位者於此聞喪之日覆哭踊畢襲所祖之衣著首經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者三日成服通數聞喪為四日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也於此哭時有賓來即拜而迎之去即送之皆如初於五哭說亦可以止者也不云相者告事畢禮文略也。注聞父至可也。正義曰知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者若非君命有事則不得為位當須速奔今乃為位故知以君命有事也云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者不於又哭謂不於明日之哭此經云又哭謂當日之中對初聞喪之哭乃為斂乃經則此亦當又哭乃經今於聞喪之日即經帶者以喪至此赴者至踰其日節故於是聞喪之日可加經帶也。注其在至以止。正義曰在官謂在官府館舍館舍是賓之所專有由館舍之中而作廬故知禮畢亦告就次云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者此經唯云五哭不云哀止知可以止者若成服之後恒常有哭何須特云五哭之文明五哭之後不復朝夕有哭故以五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

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於墓而歸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

與之哭不踊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若除至不踊。正義曰此一節明除服之後奔

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也。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者主人亦謂在家

者無變於服謂著平常之吉服不踊者以在家者其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也。注東東至而

歸者以經云遂除於家不哭鄭恐來至家始除服。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節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即除此免麻者當謂至慙麻也。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踊。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已私

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為位。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

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為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為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之朝朝且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緩也下同。色主反為于偽反。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齊也。齊于西反資。代為至而往。正義曰此一節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為位。禮也一音咨。及免經成服之禮。三日五哭者謂初聞喪為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總為五哭所以三日為五哭者為急欲奔喪以已之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而五哭已也。注謂無至乃行。正義曰已聞齊衰以下之喪既不一街君事又無私事故可得早奔唯以己之私事未得奔者必知無君事若街君命於事為重唯父母之喪乃敢顯然為鄭位此言為位故知無君命自以私事未得奔者云齊衰以下更為位而哭皆可行乃行者齊衰以下於聞喪之處已哭哭罷更為位而哭可行即行以齊衰以下皆然故云皆也。注數朝至拜之。正義曰前三日成服於五哭皆數

朝哭五日而五哭唯三日數夕哭為五哭者前文三日五哭成服之後乃云五哭故數成服後日之哭乃為五此三日五哭是三日之內為五哭故數夕哭為五哭經文不同故鄭注亦異云亦明日乃成服者鄭恐二日為五哭恐數聞喪三日亦成服故云明日乃成服以成服必除初聞喪為三日也。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者從上以來四處有五哭之文上兩處於五哭之下無拜賓送賓之事下兩處五哭之文雖有拜賓送賓恐與上有異故鄭總明之云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者從上以來四處有五哭之文上兩處於五

以外喪思輕故哀情緩也道路又遠。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容待齊持贈賻之物故成服乃去也。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齊衰至而哭。正義曰此一節明云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而哭者雜。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

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此因五服聞喪而哭別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凡為位不奠。不在乎是。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

士二。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為位而哭尊卑日數。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謂哭其舊君不音避。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謂大夫士使於列國。與諸侯為兄弟亦

為位而哭。族親昏姻在異國者。凡為位者壹袒。謂於禮正可為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袒。哭父至壹

曰此一節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案檀弓云師吾哭諸寢與此異兄弟吾哭諸廟與此同朋友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此母黨在寢逸奔喪禮母黨

在廟者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慈母繼母

之黨未知孰是故兩存之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已者則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

友與為師同故哭之廟義亦通也。注壹哭而已則不為位矣。正義曰此明諸哭者本是无服故

但哭不為位案檀弓云申祥之哭言思與哭嫂同為位者熊氏云異代禮也此文朋友喪將欲奔故

先作一哭若朋友已久離聞喪則不復哭故檀弓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是也。注謂哭其舊

目乃去筭纒括髮也今時始喪者稱巾頭筭纒之存象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雞斯依注為筭纒筭音古兮反纒色買反徐所綺反疏悉典反扱初洽反衽而鳩反又而甚反注同但都達反腎亦作邪邪亡膳反本或作邪藏才浪反脾支反。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

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言人情之中外相應。夫音扶應應對之應。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惻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臂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

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爵踊足不絕地辟指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斂力豔反下同極其又反懣亡本反又音滿范音閣下同殷殷並音隱壤音怪字林作敷音同辟婢尺反徐扶亦反注及下皆同拊芳甫反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

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望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汲音急。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說反哭之義也

心悵焉愴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徵幸復反也。說虞之義。愴勅亮反愴初亮反愴音忽愴徐音愴苦代反徵古堯反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也入處室或為入宮。壙

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勤謂憂勞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怪其遲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

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匍匐猶顛履或作扶服。匍音蒲又音扶訶蒲北反又音服衰色追反為于偽反下注相為為義同斷決丁段反下古亢反猶慎丁年反覈求月反又音九。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怪衣冠本之相為也。冠音官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

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為尊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免音問注及下皆同義息則反著張慮反又張畧反廣古曠反然則禿者不免偏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

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臂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特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為一耳也。偏於縷反一音紆矩反背曲也跛補禍反又彼我反足廢也錮音故稽音啓注同穎桑明反下注同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怪本所為施也。何為于偽反

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總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總服也。總音思冠之古或問曰杖者何也。怪其義各異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

削杖桐也

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耳。直七餘反削悉若反。

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

性所為施

曰孝子喪親

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

言得杖乃能起也數或為時。羸力垂反劣也疲也。

則父在不

敢杖矣尊者有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遠也此孝

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

矣父在不杖謂為母喪也尊者在不在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為其感動使之憂戚也。辟音避處昌慮反下同遠其慮反。

疏親始至實也。正義曰

來居喪哭踊悲哀疾病之意也。雞斯者筭謂骨筭纒謂緇髮之緇言親始死孝子先去冠唯留筭纒也徒跣者徒空也無履而空跣也。披上社者上社謂深衣前社披之於帶以號踊履踐為近肺故云乾腎近下故云傷言近下性多潤而為傷矣舉此三者五藏俱傷可知也。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不在食故不舉火也言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糜厚而粥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注親父至為里。正義曰凡云親者包之五服也以此經悲哀之甚故知父母也云雞斯當為筭纒者以經雞斯二字不當始死者之義聲與筭纒相涉故云筭纒也云親始死去冠者禮弓云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是去冠也云二日乃去筭纒者以士喪禮云小斂髮是死二日故云乃去筭纒也云上社深衣之裳前者言既始死朝服易之故知著深衣案深衣篇云續衽鉤邊故知此社深衣之社案深衣社當旁此云深衣之裳前者既披之恐履踐為妨故解為裳前也其實社象小要屬裳處皆袂旁與在前俱得社名但所披之處當社也案公羊傳云昭公以社受於齊之陪禮亦謂裳當前者也。注爵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正義曰爵踊似爵之跳也其足不離於地也殷般田田如壞牆然者言將欲崩倒也云辟拊心者爾雅釋訓者如孺子啼慕於母也。其反也如疑者不知神之來否如人之有疑也。亡矣喪矣者喪亦亡也重言之者丁寧之也若似人之逃不復來也。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者以其不可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休止也心悵焉者此明反哭之後虞祭之時也。祭之宗廟以鬼享之者謂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享之尊而禮之異其魂神復反也成墳而歸者此明葬之後猶居廬枕塊不敢入於室處也。故哭泣無時者此明終喪思慕之心也服勤者言服處憂勞勤苦也。人情之實也者言非詐偽假為之是人情悲慕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

而後斂者何也此記者假設問三日而後斂之意也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明大夫以上

言之則小斂也此經凡言亦者亦以俟其生制三日者俟其生也若三日不生於後亦不生矣也

非但不生孝子之心亦益哀矣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或問曰冠者

不肉袒何也者此解冠必不袒袒必不冠之意也又明孝子身有病關其居喪所以禮矣此冠不

居肉袒者謂心既悲哀肉袒形衰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若有吉事而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

冠也故郊特牲云君袒而割牲是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者此怪成人肉袒之時須著免今

非成人肉袒亦有著免故問之云免者以何為也。禮曰童子不總者此喪服正經之文記者引之故稱禮曰

未冠童子之所服以未冠故著免也。禮曰童子不總者此喪服正經之文記者引之故稱禮曰

童子不總者言不為族人著總服也。唯當室總者謂童子無父兄當室主於家事唯此當室之

童乃為族人著總服。總者其免也者作記者云所以此童子為族人得著總者以其無父兄當

室之時即著免也以其無父兄而可依禮故得為族人著總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者又明童

子得免所由以其孤兒當室則得免而杖為族人得著總也若童子不當室則不得免及杖也。

注云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正義曰解當室所著之意也言免是冠之流例也童子當室亞

次成人故得著免也云總者其免也者疊出經文也言免乃有總服也鄭出總其免之意言內為

父母者免乃有族人總服言總服由於著免是所以總者由有免故也。或問曰杖者何也者此

明問居喪有杖為父母乃異何意如此故問之。竹桐一也言為父竹為母桐孝子之意其義一

也言孝子奉親用心是一但取義有異故竹桐而殊也。故為父直杖直杖竹也者父是尊極故

為之直杖言直惡之物以為杖自然直惡之色唯竹有竹也故云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言

之義故不用餘木也或解云竹節在外外陽之象故為父矣桐節在內內陰之類也故為母也。或

問曰杖者以何為也者此問孝子居喪何以須杖之意也。父在不杖杖矣尊者在故也者為母

親對父之時不敢據杖以尊者在故不敢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者所以為母堂上不敢

為母所以堂上不為喪趨者示父以問暇不促遽也若堂上而趨則感動父情使父憂戚故不杖

不趨冀不悲哀於父也此孝子之志意人情之實事

禮記注疏卷五十六按勘記

奔喪第三十四

十三經注疏

禮記五十六按勘記

奔喪之禮節

奔喪之禮各本同石經同釋文作奔喪云此正字也說文云從哭亡亡亦聲也

奔喪至盡哀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遂行日行百里節

遂行至竟哭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者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后作後

至於家人門左節

不以為數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不以數也云本亦作不以為數

既哭成其服喪服杖於序東惠棟按宋本其下無服字宋監本岳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嘉靖本同。案疏亦無其下服字

至於至如初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故云既殯位在下也閩監本同毛本位在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閩監

本同毛本節誤即

奔喪者非主人節

奔喪至變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故奔喪者在庭中北面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庭中二字倒衛氏集說同入自闈門升自

側階閩監本同毛本側誤以奔夫屬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奔喪者不及殯節

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以下文云除喪而后歸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后作後

若除喪而后歸節

若除至不踊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下文東即主人之位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文作云

自齊衰以下節

自齊至免麻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當謂至總麻也閩監本作總此本總字闕毛本誤絲

凡為位節

父母之喪惠棟按宋本上有唯字宋監本岳本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嘉靖本同

凡為至而往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下兩處五哭之文閩監本同毛本五哭之文誤倒作之文五哭

哭父之黨節

以其精神不在乎是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在作存宋監本嘉靖本同

始聞喪哭而袒各本同閩監本同字闕故先作一哭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一作壹

所識者弔節

所識者至而踊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主人在墓左西嚮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西字

聞遠兄弟之喪節

既除喪而后聞喪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后作後嘉靖本同聞遠至左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無服而為位者節

無服至者麻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既降無服其族姑口口口口口口其族姑姊為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麻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同毛本上其族姑三字亦闕共闕十字考文補闕作其族姑姊為族伯叔兄弟山井鼎云補此十字御係衍文當刪去也案衛氏集說作既降無服其族姑姊為族伯叔兄弟亦無服中間並無闕字是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節

凡奔至拜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成踊而后襲者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后作後下然後襲衣同故云或曰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

卷第六十三終
記云凡三十頁

問喪第三十五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四

親始死雞斯節

二日乃去笄纏括髮也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二作三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辟踊。按依說文當作通从走甬聲。

故曰辟踊哭泣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辟踊。按依說文當作通从走甬聲。

以鬼饗之惠棟按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饗作身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饗

稽顙觸地無容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銅誤拜

親始至實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薄者以飲之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飲誤飲祭之宗廟以鬼饗之者惠棟按宋本

本作饗閩監毛本饗猶君倚廬枕塊惠棟按宋本有倚字閩監毛本倚字脫不敢據杖以尊者在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據誤

作享下以鬼饗之同 卷五十六按勘記

